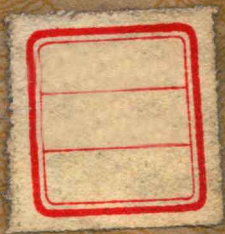


唐宋八大家文鈔

五









鈔文家大八宋唐

(五)

張伯行 選



# 唐宋八大家文鈔卷之十四 曾文定公文

## 戰國策目錄序

劉向所定戰國策三十三篇。崇文總目稱十一篇者闕。臣訪之十大夫家。始盡得其書。正其誤謬。而疑其不可考者。然後戰國策三十三篇復完。敍曰。向敍此書。言周之先。明教化。修法度。所以大治。及其後。謀詐用而仁義之路塞。所以大亂。其說既美矣。卒以謂此書戰國之謀士。度時君之所能行。不得不然。則可謂惑於流俗。而不篤於自信者也。夫孔孟之時。去周之初。已數百歲。其舊法已亡。舊俗已熄久矣。二子乃獨明先王。以謂不可改者。豈將強天下之主。以後世之不可爲哉。亦將因其所遇之時。所遭之變。而爲當世之法。使不失乎先王之意而已。二帝三王之治。其變固殊。其法固異。而其爲國家天下之意。本末先後。未嘗不同也。二子之道。如是而已。蓋法者所以適變也。不必盡同道者。所以立本也。不可不一。此理之不易者也。故二子者。守此豈好爲異論哉。能勿苟而已矣。可謂不惑乎流俗。而篤於自信者也。戰國之游士。則不然。不知道之可信。而樂於說之易合。其設心注意。偷爲一切之計而已。故論詐之便。而諱其敗。言戰之善。而蔽其患。其相率而爲之者。莫不有利焉。而不勝其害也。有得焉。而不勝其失也。卒至蘇秦商鞅孫臏。吳起李斯之徒。以亡其身。而諸侯及秦用之者。亦滅其國。其爲世之大禍明矣。而俗猶莫之寤也。惟先王之道。因時適變。爲法不同。而考之無疵。用之無弊。故古之聖賢。未有以此而易彼也。或曰。邪說之害正也。

宜放而絕之。則此書之不泯其可乎。對曰：君子之禁邪說也，固將明其說於天下，使當世之人皆知其說之不可從，然後以禁。則齊使後世之人皆知其說之不可爲，然後以戒。則明豈必滅其籍哉。放而絕之，莫善於是。是以孟子之書有爲神農之言者，有爲墨子之言者，皆著而非之。至於此書之作，則上繼春秋，下至楚漢之起，二百四十五年之間，載其行事，固不可得而廢也。此書有高誘注者二十一篇，或曰二十二篇。崇文總目存者八篇，今存者十篇。

王遵巖曰：此序與新序序相類，而此篇爲英爽軼宕。

茅鹿門曰：大旨與新序相近，有根本，有法度。

張孝先曰：先王之道，萬世無弊，不以時君能行不能行而有改也。孔孟明先王之道，爲當世之法，趨時立本，理自不易。篇中所謂法不必盡同，道不可不一，真能得孔孟之旨。折倒劉向之說者，至指斥縱橫禍害，尤能使游士無處躲避。蓋戰國之文，雄偉巧變，惟其中於功利詐謀之習，是以與道背馳而不自覺，陷溺人心，莫有甚焉。識得此篇議論，方許讀戰國策。

南齊書目錄序

南齊書八紀十一志，四十列傳，合五十九篇。梁蕭子顯撰，始江淹已爲十志，沈約又爲齊紀，而子顯自表武帝別爲此書。臣等因校正其訛謬，而序其篇目曰：將以是非得失，興壞理亂之故，而爲法戒，則必得其所託，而後能傳於久。此史之所以作也。然而所託不得其人，則或失其意，或亂其實，或析理之不通，或設

辭之不善。故雖其殊功。肆德非常之迹。將闡而不章。鬱而不發。而櫛鬼瑣。奸回凶慝之形。可幸而掩也。嘗試論之。古之所謂良史者。其明必足以周萬事之理。其道必足以適天下之用。其智必足以通難知之意。其文必足以發難顯之情。然後其任可得而稱也。何以知其然耶。昔者唐虞有神明之性。有微妙之德。使由之者不能知。知之者不能名。以爲治天下之本。號令之所布。法度之所設。其言至約。其體至備。以爲治天下之具。而爲二典者。推而明之。所記者豈獨其迹耶。并與其深微之意而傳之。小大精麤無不盡也。本末先後無不白也。使誦其說者。如出乎其時。求其旨者。如卽乎其人。是不可不謂明。足以周萬事之理。道足以適天下之用。智足以通難知之意。文足以發難顯之情者乎。則方是時。豈特任政者皆天下之士哉。蓋執簡操筆而隨者。亦皆聖人之徒也。兩漢以來。爲史者去之遠矣。司馬遷從五帝三王。旣沒數千載之後。秦火之餘。因散絕殘脫之經。以及傳記百家之說。區區掇拾。以集著其善惡之迹。興廢之端。又徧己意。以爲本紀世家八書列傳之文。斯亦可謂奇矣。然而蔽害天下之聖法。是非顛倒。而採摭謬亂者。亦豈少哉。是豈可不謂明不足以周萬事之理。道不足以適天下之用。智不足以通難知之意。文不足以發難顯之情者乎。夫自三代以後。爲史者。如遷之文。亦不可不謂雋偉拔出之才。非常之士也。然顧以謂明不足以周萬事之理。道不足以適天下之用。智不足以通難知之意。文不足以發難顯之情者。何哉。蓋聖賢之高致。遷固有不能純達其情而見之於後者矣。故不得而與之也。遷之得失如此。況其他耶。至於宋齊梁陳後魏後周之書。蓋無以議爲也。子顯之於斯文。喜自馳騁。其更改破析。刻雕藻績之變尤多。而其文益

下豈夫材固不可以強而有邪。數世之史既然。故其事迹曖昧。雖有隨世以就功名之君相。與合謀之臣。未有赫然得傾動天下之耳目。播天下之口者也。而一時偷奪傾危悖理反義之人。亦幸而不暴著於世。豈非所託不得其人故邪。可不惜哉。蓋史者所以明夫治天下之道也。故爲之者亦必天下之材。然後其任可得而稱也。豈可忽哉。豈可忽哉。

茅鹿門曰。論史家得失處如掌。

張孝先曰。史者是非得失之林。古之良史。取其可法可戒而已。故明道看史不蹉一字。而朱子亦曰。草率不得。誠重之也。後世辭掩其實。雖以司馬遷雋偉拔出之才。猶難言之。況其下者。南豐推本唐虞二典。抉摘史家謬亂。而結之以明夫治天下之道。直爲執簡操筆者痛下鍼砭。

### 新序目錄序

劉向所集次新序三十篇。目錄一篇。隋唐之世。尙爲全書。今可見者十篇而已。臣既考正其文字。因爲其序論曰。古之治天下者。一道德。同風俗。蓋九州之廣。萬民之衆。千歲之遠。其教已明。其習已成之後。所守者一道。所傳者一說而已。故詩書之文。歷世數十。作者非一。而其言未嘗不相爲終始。化之如此。其至也。當是之時。異行者有誅。異言者有禁。防之又如此。其備也。故二帝三王之際。及其中閒。嘗更衰亂。爲餘澤未熄之時。百家衆說。未有能出於其閒者也。及周之末世。先王之教化法度既廢。餘澤既熄。世之治方術者。各得其一偏。故人奮其私智。家尙其私學者。蓋起於中國。皆明其所長。而昧其短。矜其所得。而諱其失。

天下之士各自爲方而不能相通。世之人不復知。夫學之有統。道之有歸也。先王之遺文雖在。皆絀而不講。況至於秦爲世之所大禁哉。漢興六藝皆得於斷絕殘脫之餘。世復無明先王之道以一之者。諸儒苟見傳記百家之言。皆悅而嚮之。故先王之道爲衆說之所蔽。闇而不明。鬱而不發。而怪奇可喜之論。各師異見。皆自名家者。誕漫於中國。一切不異於周之末世。其弊至於今尙在也。自斯以來。天下學者知折衷於聖人。而能純於道德之美者。揚雄氏而止耳。如向之徒。皆不免乎爲衆說之所蔽。而不知有所折衷者也。孟子曰。待文王而興者。凡民也。豪傑之士。雖無文王。猶與漢文士豈特無明先王之道以一之者哉。亦其出於是時者。豪傑之士少。故不能特起於流俗之中。絕學之後也。蓋向之序此書於今爲最近古。雖不能無失。然遠至舜禹而次及於周秦以來。古人之嘉言善行。亦往往而在也。要在慎取之而已。故臣旣惜其不可見者。而校其可見者。特詳焉。亦足以知臣之攻其失。豈好辯哉。臣之所不得已也。

王遵巖曰。南豐文字。於原本經訓處。多用董仲舒劉向也。

茅鹿門曰。見極正大。文有典刑。

張孝先曰。敍世教盛衰處。歷有原委。及以向之書不能無失。要在慎取。皆爲名論。獨謂揚雄能純於道德。則其言過當。猶未免劉向之見也。

### 列女傳目錄序

劉向所敍列女傳凡八篇。事具漢書向列傳。而隋書及崇文總目皆稱向列女傳十五篇。曹大家注。以頌



義考之。蓋大家所注。離其七篇爲十四。與頌義凡十五篇。而益以陳嬰母及東漢以來。凡十六事。非向書本然也。蓋向舊書之亡久矣。嘉祐中。集賢校理蘇頌始以頌義爲篇次。復定其書爲八篇。與十五篇者並藏於館閣。而隋書以頌義爲劉歆作。與向列傳不合。今驗頌義之文。盡向之自敘。又藝文志有向列女傳頌圖。明非歆作也。自唐之亂。古書之在者少矣。而唐志錄列女傳凡十六家。至大家注十五篇者亦無錄。然其書今在。則古書之或有錄而亡。或無錄而在者亦衆矣。非可惜哉。今校讐其八篇及十五篇者已定。可繕寫。初漢承秦之敝。風俗已大壞矣。而成帝後宮趙衛之屬尤自放。向以謂王政必自內始。故列古女善惡。所以致興亡者。以戒天子。此向述作之大意也。其言太任之娠文王也。目不視惡色。耳不聽淫聲。口不出敖言。又以謂古之人胎教者皆如此。夫能正其視聽言動者。皆大人之事。而有道者之所畏也。顧令天下之女子能之。何其盛也。以臣所聞。蓋爲之師傅保姆之助。詩書圖史之戒。珩璜琚瑀之節。威儀動作之度。其教之者雖有此具。然古之君子未嘗不以身化也。故家人之義歸於反身。二南之業本於文王。夫豈自外至哉。世皆知文王之所以興。能得內助。而不知所以然者。蓋本於文王之躬化。故內則后妃有關雎之行。外則羣臣有二南之美。與之相成。其推而及遠。則商辛之昏俗。江漢之小國。兔置之野人。莫不好善而不自知。此所謂身修故家。國天下治者也。後世自學問之士。多徇於外物。而不安其守。其家室既不見可法。故競於邪侈。豈獨無相成之道哉。士之苟於自恕。顧利冒恥。而不及反己者。往往以家自累。故也。故曰身不行道。不行於妻子。信哉。如此人者。非素處顯也。然去二南之風亦已遠矣。況於南鄉天下之主。

哉。向之所述。勸戒之意。可謂篤矣。然向號博極羣書。而此傳稱詩芣苢柏舟大車之類。與今序詩者之說。尤乖異。蓋不可考。至於式微之一篇。又以謂二人之作。豈其所取者博。故不能無失歟。其言象計謀殺舜。及舜所以自脫者。頗合於孟子。然此傳或有之。而孟子所不道者。蓋亦不足道也。凡後世諸儒之言。經傳者固多如此。覽者采其有補。而擇其是非可也。故爲之序論。以發其端云。

王遵巖曰。宋人敍古人集及古人所著書。往往有此家數。然多以考訂次第爲一篇之文而已。不能如先生更有一段大議論。以成其篇也。如後敍鮑容李白集。亦不免用其體。蓋小集自不足以發大議論。又適當然耳。

茅鹿門曰。子固諸序。並各自爲一段大議論。非諸家所及。而此篇尤深入。近程朱之旨矣。

張孝先曰。古人立言。所以能見其大者。蓋由學有原本。故非掇華摘藻之家所能及也。鹿門謂此篇近程朱之旨。信然。

### 說苑目錄序

劉向所著說苑二十篇。崇文總目云。今存者五篇。餘皆亡。臣從士大夫閒。得之者十有三篇。與舊爲十有八篇。正其脫謬。疑者闕之。而敍其篇目曰。向采傳記百家所載行事之迹。以爲此書奏之。欲以爲法戒。然其所取。往往又不當於理。故不得不而不論也。夫學者之於道。非知其大略之難也。知其精微之際。固難矣。孔子之徒三千。其顯者七十二人。皆高世之材也。然獨稱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及回死。又以謂無好學。

者。而回亦稱夫子曰。仰之彌高。鑽之彌堅。子貢又以謂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則其精微之際。固難知久矣。是以取舍不能無失於其間也。故曰。學然後知不足。豈虛言哉。向之學博矣。其著書及建言。尤欲有爲於世。至其枉己而爲之者有矣。何其徇物者多。而自爲者少也。蓋古之聖賢。非不欲有爲也。然而曰。求之有道。得之有命。故孔子所至之邦。必聞其政。而子貢以謂非夫子之求之也。豈不求之有道哉。子曰。道之將行也。與命也。道之將廢也。與命也。豈不得之有命哉。令向知出此。安於行止。以彼其志。能擇其所學。以盡乎精微。則其所至。未可量也。是以孔子稱古之學者爲己。孟子稱君子欲其自得之。則取之左右逢其原。豈汲汲於外哉。向之得失如此。亦學者之戒也。故見之敍論。令讀其書者。知考而擇之也。然向數困於讒。而不改其操。與夫患失之者異矣。可謂有志者也。

茅鹿門曰。此篇精神融液處。不如新序戰國策諸篇。

張孝先曰。劉向欲有爲於世。乃至枉己徇物而爲之。尙得謂之知道乎。彼其於孔孟之學。蓋未嘗造其藩。而窺其奧者也。朱子曰。人生各以時行耳。豈必有挾。然後可以仕。又曰。希世取寵之事。不惟有所愧。而不敢實。亦有所急。而不暇。卽南豐所云。安於行止。擇其所學。以盡乎精微之謂也。使向數困於讒。而益進以學。則所成就者。豈但爲有志之士。不改其操而已哉。南豐之評當矣。

徐幹中論目錄序

臣始見館閣及世所有徐幹中論二十篇。以謂盡於此。及觀正觀政要。怪太宗稱嘗見幹中論。復三年喪。

篇。而今書此篇缺。因考之魏志。見文帝稱幹著中論二十餘篇。於是知館閣及世所有幹中論二十篇者。非全書也。幹字偉長。北海人。生於漢魏之間。魏文帝稱幹懷文抱質。恬淡寡欲。有箕山之志。而先賢行狀。亦稱幹篤行體道。不耽世榮。魏太祖特旌命之。辭疾不就。後以爲上艾長。又以疾不行。蓋漢承周衰及秦滅學之餘。百氏雜家。與聖人之道並傳。學者罕能獨觀於道德之要。而不牽於俗儒之說。至於治心養性。去就語默之際。能不悖於理者。固希矣。況至於魏之濁世哉。幹獨能考六藝。推仲尼孟軻之旨。述而論之。求其辭。時若有小失者。要其歸。不合於道者少矣。其所得於內者。又能信而充之。逡巡濁世。有去就顯晦之大節。臣始讀其書。察其意而賢之。因其書以求其爲人。又知其行之可賢也。惜其有補於世而識之者少。蓋迹其言行之所至。而以世俗好惡觀之。彼惡足以知其意哉。願臣之力。豈足以重其書。使學者尊而信之。因校其脫謬。而序其大略。蓋所以致臣之意焉。

茅鹿門曰。子固於建安七子之中。獨取徐幹。得之。而序文亦屬典刑。

張孝先曰。徐幹生漢魏之時。獨能考六藝。論著孔孟之旨。且於去就顯晦閒。饒有大節。真建安七子中。尤超然特出者也。篇中謂要其歸。多合於道。因其書求其爲人。得表微闡幽之意矣。

### 禮閣新儀目錄序

禮閣新儀三十篇。韋公肅撰。記開元以後至元和之變禮。史館祕閣及臣書皆三十篇。集賢院書二十篇。以參相校讐。史館祕閣及臣書多復重其篇。少者八。集賢院書獨具。然臣書有目錄一篇。以考其次序。蓋

此書本三十篇。則集賢院書雖具。然其篇次亦亂。既正其脫謬。因定著從目錄。而禮閣新儀三十篇復完。夫禮者其本在於養人之性。而其用在於言動視聽之間。使人之言動視聽一於禮。則安有放其邪心而窮於外物哉。不。放其邪心。不窮於外物。則禍亂可息。而財用可充。其立意微。其爲法遠矣。故設其器制。其物爲其數。立其文。以待其有事者。皆人之起居出入吉凶哀樂之具。所謂其用在乎言動視聽之間者也。然而古今之變不同。而俗之便習亦異。則法制度數。其久而不能無弊者。勢固然也。故爲禮者。其始莫不宜於當世。而其後多失而難遵。亦其理然也。夫則必改制以求其當。故羲農以來。至於三代。禮未嘗同也。後世去三代蓋千有餘歲。其所遭之變。所習之便不同。固已遠矣。而二者不原聖人制作之方。乃爲設其器制。其物爲其數。立其文。以待其有事。而爲其起居出入吉凶哀樂之具者。當一一以追先王之迹。然後禮可得而興也。至其說之不可求。其制之不可考。或不宜於人。不合於用。則寧至於漠然而不敢爲。使人之言動視聽之間。蕩然莫之爲節。至患夫爲罪者之不止。則繁於爲法以禦之。故法至於不勝其繁。而犯者亦至於不勝其衆。豈不惑哉。蓋上世聖人有爲耒耜者。或不爲宮室。爲舟車者。或不爲棺槨。豈其智不足爲哉。以謂人之所未病者。不必改也。至於後聖有爲宮室者。不以土處爲不可變也。爲棺槨者。不以葛溝爲不可易也。豈好爲相反哉。以爲人之所既病者。不可因也。又至於後聖。則有設兩觀而更采椽之質。攻文梓而易瓦棺之素。豈不能從儉哉。以謂人情之所好。能爲之節而不能變也。由是觀之。古今之變不同。而俗之便習亦異。則亦屢變其法以宜之。何必一一以追先王之迹哉。其要在於養民之性。防民之欲。



者。本末先後。能合乎先王之意而已。此制作之方也。故瓦樽之尙。而薄酒之用。大羹之先。而庶羞之飽。一以爲貴本。一以爲親用。則知有聖人作而爲後世之禮者。必貴俎豆。而今之器用不廢也。先弁冕。而今之衣服不禁也。其推之皆然。然後其所改易更革。不至乎拂天下之勢。駭天下之情。而固已合乎先王之意矣。是以義農以來。至於三代。禮未嘗同。而制作之如此者。未嘗異也。後世不知其如此。而或至於不敢爲。或爲之者。特出於其勢之不可得已。故苟簡而不能備。希闊而不常行。又不過用之於上。而未有加之於民者也。故其理本在於養人之性。而其用在於言動視聽之間者。歷千餘歲。民未嘗得接於耳目。況於服習而安之者乎。至其陷於罪戾。則繁於爲法以禦之。其亦不仁也哉。此書所紀。雖其事已淺。然凡世之記禮者。亦皆有所本。而一時之得失具焉。昔孔子於告朔。愛其禮之存。況於一代之典籍哉。故其書不得不貴。因爲之定著。以俟夫論禮者考而擇焉。

王遵巖曰。此類文皆一一有法。無一字苟。觀文者不可忽此。

唐荆川曰。此文一意翻作兩段說。

茅鹿門曰。曾子固所論經術及典禮之大處。往往非韓柳歐所及見者。

張孝先曰。孔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南豐謂能合先王之意。卽因之說。謂不必追先王之迹。卽所損益之說。而養民之性。防民之欲。二語尤爲一篇大關鍵。蓋聖人有以見天下之動。而觀其會通。以行其典禮。於此可得其大凡矣。

## 王子直文集序

至治之極。教化旣成。道德同而風俗一。言理者雖異人殊世。未嘗不同其指。何則。理當故無二也。是以詩書之文。自唐虞以來。至秦魯之際。其相去千餘載。其作者非一人。至於其閒。嘗更衰亂。然學者尙蒙餘澤。雖其文數萬。而其所發明更相表裏。如一人之說。不知時世之遠。作者之衆也。嗚呼。上下之閒。漸磨陶冶。至於如此。豈非盛哉。自三代教養之法廢。先王之澤熄。學者人人異見。而諸子各自爲家。豈其固相反哉。不當於理。故不能一也。由漢以來。益遠於治。故學者雖有魁奇拔出之材。而其文能馳騁上下。偉麗可喜者甚衆。然是非取舍。不當於聖人之意者。亦已多矣。故其說未嘗一。而聖人之道未嘗明也。士之生於是時。其言能當於理者。亦可謂難矣。由是觀之。則文章之得失。豈不繫於治亂哉。長樂王向字子直。少已著文數萬言。與其兄弟俱名聞天下。可謂魁奇拔出之材。而其文能馳騁上下。偉麗可喜者也。讀其書。知其與漢以來名能文者。俱列於作者之林。未知其孰先孰後。考其意不當於理亦少矣。然子直晚自以爲不足。而悔其少作。更欲窮探力取。極聖人之指要。盛行則欲發而見之事業。窮居則欲推而託之於文章。將與詩書之作者並。而又未知孰先孰後也。然不幸蚤世。故雖有難得之材。獨立之志。而不得極其成就。此吾徒與子直之兄回字深甫。所以深恨於斯人也。子直官世行治。深甫已爲之銘。而書其數萬言者。屬子爲序。予觀子直之所自見者。已足暴於世矣。故特爲之序。其志云。

茅鹿門曰。意見好。

張孝先曰。道一也。而其說不能一者。聖人之道未嘗明也。是非取舍不衷於聖人。雖有魁奇拔出之才。偉麗可喜之文。亦何所用乎。序子直文集而稱其多當於理。卒乃歎其蚤世而學道不就。蓋深惜之也。

### 王深甫文集序

深甫吾友也。姓王氏。諱回。當先王之迹熄。六藝殘缺。道術衰微。天下學者無所折衷。深甫於是奮然獨起。因先王之遺文。以求其意。得之於心。行之於己。其動止語默。必考於法度。而窮達得喪。不易其志也。文集二十卷。其辭反覆辯達。有所開闡。其卒蓋將歸於簡也。其破去百家傳注。推散缺不全之經。以明聖人之道。於千載之後。所以振斯文於將墜。回學者於既溺。可謂道德之要言。非世之別集而已也。後之潛心於聖人者。將必由是而有得。則其於世教。豈小補之而已哉。嗚呼。深甫其志方強。其德方進。而不幸死矣。故其澤不加於天下。而其言止於此。然觀其所考者。豈非孟子所謂名世者歟。其文有片言半簡。非大義所存。皆附而不去者。所以明深甫之於其細行。皆可傳於世也。深甫福州侯官縣人。今家於潁。嘗舉進士。中其科爲亳州衛真縣主簿。未一歲棄去。遂不復仕。卒於治平二年之七月二十八日。年四十有三。天子嘗以某軍節度推官。知陳州南頓縣事。就其家命之。而深甫既卒矣。

茅鹿門曰。深甫之文不可得而見。予按王荊公所爲墓誌銘。與其相答書。大略賢者也。

張孝先曰。深甫之爲人不可考。而子固稱其立言制行如是之衷於道。可不謂賢乎。噫。篤學之士。未得

大用於世名湮沒而不彰者豈少哉。

王平甫文集序

王平甫既沒其家集其遺文爲百卷屬予序。平甫自少已傑然以才高見於世。爲文思若決河。語出驚人。一時爭傳誦之。其學問尤敏。而資之以不倦。至晚愈篤。博覽強記。於書無所不通。其明於是非得失之理。爲尤詳。其文闕富典重。其詩博而深矣。自周衰先王之遺文既喪。漢興文學猶爲近古。及其衰而陵夷盡矣。至唐久之。而能言之士始幾於漢。及其衰而遂泯泯矣。宋受命百有餘年。天下文章復侔於漢唐之盛。蓋自周衰至今千有餘歲。斯文濱於泯滅。能自拔起以追於古者。此三世而已。各於其盛時。士之能以特見於世者。率常不過三數人。其世之不數。其人之難得如此。平甫之文能特見於世者也。世皆謂平甫之詩宜爲樂歌。薦之郊廟。其文宜爲典冊。施諸朝廷。而不得用於世。然推其實。千歲之日不爲不多。焦心思於翰墨之間者。不爲不衆。在富貴之位者。未嘗一日而無其人。彼皆湮沒而無傳。或播其醜於後。平甫乃躬難得之資。負特見之能。自立於不朽。雖不得其志。然其文之可貴。人亦莫得而揜也。則平甫之求於內。亦奚憾乎。古今作者或能文。不必工於詩。或長於詩。不必有文。平甫猶兼得之。其於詩尤自喜。其憂喜哀樂感慨怨懟之情。一於詩見之。故詩尤多也。平甫居家孝友。爲人質直簡易。遇人豁然推腹心。不爲毫髮疑礙。與人交。於恩意尤篤也。其死之日。天下識與不識皆聞而哀之。其州里世次歷官行事。將有待於識平甫之葬者。故不著於此云。

唐荆川曰。文一滾說。不立閒架。

茅鹿門曰。以詩文相感慨。

張孝先曰。迅筆疾書。在子固集中別是一格。

### 齊州雜詩序

齊故爲文學之國。然亦以朋比夸詐見於習俗。今其地富饒。而介於河岱之間。故又多獄訟。而豪猾羣黨。亦往往喜相攻剽賊殺。於時號難治。余之疲駭來爲是州。除其姦強。而振其弛壞。去其疾苦。而撫其善良。未期。囹圄多空。而枹鼓幾熄。歲又連熟。州以無事。故得與其士大夫及四方之賓客。以其暇日。時游後園。或長軒繞榭。登覽之觀。屬思千里。或芙蕖菱荷。湖波渺然。從舟上下。雖病不飲酒。而閒爲小詩。以娛情寫物。亦拙者之適也。通儒大人。或與余有舊。欲取而視之。亦不能隱。而青鄆二學士。又從而和之。士之喜文辭者。亦繼爲此作。總之。凡若干篇。豈得以余文之陋。而使夫宗工秀人。雄放瑰絕。可喜之辭。不大傳於此邦也。故刻之石。而并序之。使覽者得詳焉。

茅鹿門曰。雖小言自中律。

張孝先曰。敘次歷落。而南豐之政事文學。風流儒雅。悠然可想。

### 送傅向老令瑞安序

向老傅氏。山陰人。與其兄元老讀書知道理。其所爲文辭可喜。太夫人春秋高。而其家故貧。然向老昆弟。



尤自守不苟取而妄交。太夫人亦忘其貧。余得之山陰。愛其自處之重。而見其進而未止也。特心與之。向老用舉者。令溫之瑞安。將奉其太夫人以往。予謂向老學古。其爲令當知所先後。然古之道蓋無所用於今。則向老之所守亦難合矣。故爲之言。庶夫有知予爲不妄者。能以此而易彼也。

茅鹿門曰。僅百餘言。而構思措辭。種種入彀。中有簡而文。淡而不厭者。

張孝先曰。一小序耳。而向老生平之學古志道。藉以盡傳。令人可歌可詠。南豐之文之不苟作也如此。館閣送錢純老知婺州詩序

熙寧三年三月。尙書司封員外郎祕閣校理錢君純老出爲婺州。三館祕閣同舍之士。相與飲餞於城東佛舍之觀音院。會者凡二十人。純老亦重僚友之好。而欲慰處者之思也。乃爲詩二十言以示坐者。於是席人各取其一言爲韻。賦詩以送之。純老至州。將刻之石。而以書來曰。爲我序之。蓋朝廷常引天下儒學之士聚之館閣。所以長養其材。而待士之用。有出使於外者。則其僚必相告語。擇都城之中。廣宇豐堂。游觀之勝。約日皆會。飲酒賦詩。以敘去處之情。而致綢繆之意。歷世寢久。以爲故常。其從容道義之樂。蓋他司所無。而其賦詩之所稱引。況論莫不道去者之義。祝其歸仕於王。朝而欲其無久於外。所以見士君子之風流習尙。篤於相先。非世俗之所能及。又將待上之考信於此。而以其彙進非空文而已也。純老以明經進士。制策入等。歷教國子生。入館閣爲編校書籍。校理檢討。其文章學問有過人者。宜在天子左右。與訪問。任獻納。而願請一州。欲自試於川窮山阻僻絕之地。其志節之高。又非凡才所及。此賦詩者所以

推其賢惜其志。殷勤反覆而不能已。余故爲之序。其大旨以發明士大夫之公論。而與同舍視之。使知純老之非久於外也。十月日序。

茅鹿門曰。文之典刑。雍容雅頌。

張孝先曰。與其改節苟容。毋寧請一州以去。此古人之重名義而輕仕進也。

### 贈黎安二生序

趙郡蘇軾。余之同年友也。自蜀以書至京師。遺余稱蜀之士曰黎生安生者。既而黎生攜其文數十萬言。安生攜其文亦數千言。辱以顧余。讀其文誠閎壯雋偉。善反覆馳騁。窮盡事理。而其材力之放縱。若不可極者也。二生固可謂魁奇特起之士。而蘇君固可謂善知人者也。頃之黎生補江陵府司法參軍。將行。請余言以爲贈。余曰。余之知生。既得之於心矣。迺將以言相求於外邪。黎生曰。生與安生之學於斯文。里之人皆笑以爲迂闊。今求子之言。蓋將解惑於里人。余聞之。自顧而笑。夫世之迂闊。孰有甚於余乎。知信乎古。而不知合乎世。知志乎道。而不知同乎俗。此余所以困於今而不自知也。世之迂闊。孰有甚於余乎。今生之迂。特以文不近俗。迂之小者耳。患爲笑於里之人。若余之迂大矣。使生持吾言而歸。且重得罪。庸詎止於笑乎。然則若余之於生。將何言哉。謂余之迂爲善。則其患若此。謂爲不善。則有以合乎世。必違乎古。有以同乎俗。必離乎道矣。生其無急於解里人之惑。則於是焉。必能擇而取之。遂書以贈二生。并示蘇君以爲何如也。

茅鹿門曰。子固作文之旨。與其所自任處。並已概見。可謂文之中尺度者也。

張孝先曰。聖賢之道平易近情。而世多目之爲迂闊。古今同慨也。子固借題自寓。且願與有志者擇而取之。眞維持世教之文。

送蔡元振序

古之州從事。皆自辟士。士亦擇所從。故賓主相得也。如不得其志。去之可也。今之州從事。皆命於朝。非惟守不得擇士。士亦不得擇所從。賓主豈盡相得哉。如不得其志。未可以輒去也。故守之治。從事無爲可也。守之不治。從事舉其政。亦勢然也。議者不原其勢。以爲州之政當一出於守。從事舉其政。則爲立異。爲侵官。噫。從事可否其州事。職也。不惟其同守之同。則舍己之是。而求與之同。可乎。不可也。州爲不治矣。守不自任其責也。亦莫之任也。可乎。不可也。則舉其政。其孰爲立異邪。其孰爲侵官邪。議者未之思也。雖然。迹其所以然。豈士之所喜然哉。故曰。亦勢然也。今四方之從事。惟其守之同者多矣。幸而材。從事。跡其政之缺。不過室於歎。途於議而已。脫然莫以爲己事。反是焉。則激激亦奚以爲也。求能自任其責者少矣。爲從事。乃爾。爲公卿大夫士於朝。不爾者。其幾邪。臨川蔡君從事於汀。始試其爲政也。汀誠爲州治也。蔡君可拱而坐也。誠未治也。人皆觀君也。無激也。無同也。惟其義而已矣。蔡君之任也。其異日官於朝。一於是而已矣。亦蔡君之任也。可不懋歟。其行也。來求吾文。故序而送之。

唐荆川曰。此文入題以後。照應獨爲謹密。異於南豐諸文。

茅鹿門曰。才猷少宕。特其所見亦有可取。

張孝先曰。無激無同。惟其義固。凡爲政者所當知。亦君子立朝之軌則歟。范文正爲廣德軍司理。日抱具獄與太守爭是非。守數以盛怒臨之。公不爲屈。歸必記其往復辨論之語於屏上。比去字無所容。介甫行新政。方盛氣以待言者。程明道以數語折之。然則從事如文正立朝如明道。無激無同之意矣。

### 送李材叔知柳州序

談者謂南越偏且遠。其風氣與中州異。故官者皆不欲久居。往往車船未行。輒以屈指計歸日。又咸小其官。以爲不足事。其逆自爲慮如此。故其至皆傾搖解弛。其憂且勤之心。其習俗從古而爾。不然。何自越與中國通已千餘年。而名能撫循其民者。不過數人邪。故越與閩蜀始俱爲夸。閩蜀皆已變。而越獨尙陋。豈其俗不可更與。蓋吏者莫致其治教之意也。意亦其民之不幸也已。彼不知繇京師而之越。水陸之道。皆安行。非若閩溪峽江蜀棧之不測。則均之吏於遠。此非獨優歟。其風氣吾所諳之。與中州亦不甚異。起居不違其節。未嘗有疾。苟違節。雖中州寧能不生疾邪。其物產之美。果有荔子龍眼。焦柑橄欖。花有素馨。山丹含笑之屬。食有滸之百物。桑歲之酒醋。皆絕於天下。人少鬪訟。喜嬉樂。吏者惟其無久居之心。故謂之不可。如其有久居之心。奚不可邪。古之人爲一鄉一縣。其德義惠愛尙足以薰蒸漸澤。今大者專州。豈當小其官而不事邪。令其得吾說而思之。人咸有久居之心。又不小其官。爲越人滌其陋俗。而毆於治。居閩

蜀上無不幸之歎。其事出千餘年之表。則其美之巨細可知也。然非其材之穎然邁於衆人者不能也。官於南者多矣。予知其材之穎然邁於衆人。能行吾說者。李材叔而已。材叔久與其兄公翊仕同年。同用薦者爲縣。入祕書省。爲著作佐郎。今材叔爲柳州。公翊爲象州。皆同時。材又相若也。則二州交相致其政。其施之速勢之使。可勝道也夫。其越人之幸也夫。其可賀也夫。

茅鹿門曰。立意似淺。然亦本人情而爲之者。錄之以爲厭游南粵者之勸。

張孝先曰。君子居其位。則思盡其職。不以遠近大小難易分也。材叔之往柳州。或亦有不屑於其意者。故子固以是告之歟。



# 唐宋八大家文鈔卷之十五 曾文定公文

## 筠州學記

周衰先王之迹熄。至漢六藝出於秦火之餘。士學於百家之後。言道德者。矜高遠而遺世用。語正理者。務卑近而非師古。刑名兵家之術。則狃於暴詐。惟知經者爲善矣。又爭爲章句訓詁之學。以其私見妄臆。穿鑿爲說。故先王之道不明。而學者靡然溺於所習。常是時。能明先王之道者。揚雄而已。而雄之書。世未知好也。然士之出於其時者。皆勇於自立。無苟簡之心。其取與進退去就。必度於禮義。及其已衰。而搢紳之徒。抗志於強暴之間。至於廢錮殺戮。而其操愈厲者。相於望先後。故雖有不軌之臣。猶低徊沒世。不敢遂其篡奪。自此至於魏晉以來。其風俗之弊。人材之乏久矣。以迄於今。士乃有特起於千載之外。明先王之道。以寤後之學者。世雖不能皆知其意。而往往好之。故習其說者。論道德之旨。而知應務之非近。議政理之體。而知法古之非迂。不亂於百家。不蔽於傳疏。其所知者若此。此漢之士所不能及。然能尊而守之者。則未必衆也。故樂易敦朴之俗微。而詭欺薄惡之習勝。其於貧富貴賤之地。則養廉遠恥之意少。而偷合苟得之行多。此俗化之美。所以未及於漢也。夫所聞或淺。而其義甚高。與所知有餘。而其守不足者。其故何哉。繇漢之士。察舉於鄉閭。故不得不篤於自修。至於漸磨之久。則果於義者非強。而能也。今之士。選用於文章。故不得不篤於所學。至於循習之深。則得於心者。亦不自知其至也。由是觀之。則上所好。下必有

甚者焉。豈非信歟。令漢與今有教化開導之方。有庠序養成之法。則士於學行。豈有彼此之偏。先後之過乎。夫大學之道。將欲誠意正心修身。以治其國家天下。而必本於先致其知。則知者固善之端。而人之所難至也。以今之事。於人所難至者。既幾矣。則上之施化。莫易於斯時。顧所以導之如何。爾。筠爲州在大江之西。其地僻絕。常慶歷之初。詔天下立學。而筠獨不能應詔。州之士以爲病。至治平三年。蓋二十有三年矣。始告於知州事。尙書都官郎中董君儀。董君乃與通判州事國子博士鄭君。舊相州之東南。得亢爽之地。築宮於其上。齋祭之室。誦講之堂。休息之廬。至於庖廩庫廩。各以序爲。經始於其春。而落成於八月之望。旣而來學者常數十百人。二君乃以書走京師。請記於予。予謂二君之於政。可謂知所務矣。使筠之士相與升降乎其中。講先王之遺文。以致其知。其賢者超然自信。而獨立。其中材勉焉。以待上之教化。則是宮之作。非獨使夫來者玩思於空言。以干世取祿而已。故爲之著予之所聞者。以爲記。而使歸刻焉。

茅鹿門曰。不如宜黃記所見之深。而其行文亦屬作者之旨。

張孝先曰。取士之法。漢察舉鄉閭。宋選用文章。愚謂二者實可以並行不悖焉。而歸重於教化開導之方。庠序養成之法。此立學之不可以已。而倡之端自上也。篇首以揚雄爲能明先王之道。則失之矣。

### 宜黃縣縣學記

古之人自家至於天子之國。皆有學。自幼至於長。未嘗去於學之中。學有詩書、六藝、弦歌、洗爵、俯仰之容。升降之節。以習其心體耳目手足之舉措。又有祭祀、鄉社、養老之禮。以習其恭讓、進材、論獄、出兵、授捷之

法以習其從事。師友以解其惑。勸懲以勉其進。戒其不率。其所以爲具如此。而其大要。則務使人人學其性。不獨防其邪僻放肆也。雖有剛柔緩急之異。皆可以進之於中。而無過不及。使其識之明。氣之充於其心。則用之於進退語默之際。而無不得其宜。臨之以禍福死生之故。而無足動其意者。爲天下之士。而所以養其身之備如此。則又使知天地事物之變。古今治亂之理。至於損益廢置。先後始終之要。無所不知。其在堂戶之上。而四海九州之業。萬世之策。皆得及出而履天下之任。列百官之中。則隨所施爲。無不可者。何則。其素所學問然也。蓋凡人之起居飲食動作之小事。至於修身爲國家天下之大體。皆自學出。而無斯須去於教也。其動於視聽四支者。必使其洽於內。其謹於初者。必使其要於終。馴之以自然。而待之以積久。噫。何其至也。故其俗之成。則刑罰措。其材之成。則三公百官得其士。其爲法之永。則中材可以守。其入人之深。則雖更衰世而不亂。爲教之極。至此鼓舞天下。而人不知其從之。豈用力也哉。及三代衰。聖人之制作盡壞。千餘年之閒。學有存者。亦非古法。人之體性之舉動。惟其所自肆。而臨政治人之方。固不素講。士有聰明朴茂之質。而無教養之漸。則其材之不成。夫然。蓋以不學未成之材。而爲天下之吏。又承衰弊之後。而治不教之民。嗚呼。仁政之所以不行。盜賊刑罰之所以積。其不以此也歟。宋興幾百年矣。慶歷三年。天子圖當世之務。而以學爲先。於是天下之學乃得立。而方此之時。撫州之宜黃。猶不能有學。士之學者。皆相率而寓於州。以羣聚講習。其明年。天下之學復廢。士亦皆散去。而春秋釋奠之事。以著於令。則常以廟祀孔氏。廟廢不復理。皇祐元年。會令李君詳至。始議立學。而縣之士某某。與其徒皆自以謂得。

發憤於此。莫不相勵而趨爲之。故其材不賦而羨。匠不發而多。其成也。積屋之區若干。而門序正位。講藝之堂。栖士之舍。皆足。積器之數若干。而祀飲寢食之用。皆具。其像孔氏而下。從祭之士。皆備。其書經史。百氏。翰林子墨之文章。無外求者。其相基會作之本末。總爲日若干而已。何其周且速也。當四方學廢之初。有司之議。固以謂學者人情之所不樂。及觀此學之作。在其廢學數年之後。惟其令之一倡。而四境之內。響應而圖之。如恐不及。則夫言人之情不樂於學者。其果然也歟。宜黃之學者。固多良士。而李君之爲令。威行愛立。訟清事舉。其政又良也。夫及良令之時。而順其慕學發憤之俗。作爲宮室教肄之所。以至圖書器用之須。莫不皆有。以養其良材之士。雖古之去今遠矣。然聖人之典籍。皆在其言可考。其法可求。使其相與學而明之。禮樂節文之詳。固有所不得爲者。若夫正心修身爲國家天下之大務。則在其進之而已。使一人之行修。移之於一家。一家之行修。移之於鄉鄰族黨。則一縣之風俗成。人材出矣。教化之行。道德之歸。非遠人也。可不勉歟。縣之士來請曰。願有記。故記之。十二月某日也。

茅鹿門曰。子固記學所論學之制。與其所以成就人材處。非深於經術者不能。韓歐三蘇所不及處。張孝先曰。論學制詳備處。有源有委。至言士之所以成材。則在馴之以自然。而待之以積久。真鹿門所謂深於經術者。

### 洪州新建縣廳壁記

爲後世之吏。得行其志者少矣。此仕之所以難也。而縣爲最甚。何哉。凡縣之政無小大。令主簿皆獨任。而

民事委曲。當有所操縱緩急。不能一斷以法。舉法而繩之。則其罪固易求也。凡有所爲。問可不可於州。執一而違之。則其勢固易撓也。其罪易求。其勢易撓。故爲之者有以得於州。然後其濟可幾也。不幸其一錙銖與之。則大者求其罪。小者撓其勢。將不遺其力矣。吏之不能自安。豈足道哉。縣有不與其擾者乎。方是時也。而天下之能忘其勢。而好惡不妄者鮮矣。能忘人之勢。而強力不苟者亦鮮矣。州負其強以取威。縣憂其弱以求免。其習已久。其俗已成之後。而守正循理。以求其得於州。其亦不可以必也。則仕於此者。欲行其志。豈非難也哉。君子者雖無所處而不安。然其於自處也。未嘗不擇仕而得擇其自處。則縣之事。有不敢任者。豈可謂過也哉。洪州新建。自太平興國六年。分南昌爲縣。至嘉祐三年。凡若干年。爲令者凡三十有九人。而祕書省著作佐郎黃巽公權來爲其令。抑豪縱。惠下窮。守正循理。而得濟其志者也。公權亦喜其職之行。因考次凡爲令者名氏。將伐石以書。而列置於壁間。故予爲之載其治行。而因著其爲縣之難。使來者得覽焉。

茅鹿門曰。覽此文。則知爲縣者所甚難。

張孝先曰。作縣誠難。而必枉道以求苟容。天下安得有良吏。則將如何而可。必也體恤民隱。守正循理。以行其志。勿以利害爲念。然後不合以去。於己無愧也。况得失顯晦。自有時命。又非迎合所能爲哉。若擇仕之說。則亦有格於成例者矣。

### 徐孺子祠堂記

漢元興以後。政出宦者。小人挾其威福。相煽爲惡。中材顧望。不知所爲。漢旣失其操柄。紀綱大壞。然在位公卿。大多豪傑。特起之士。相與發憤同心。直道正言。分別是非白黑。不少屈其意。至於不容。而織羅鉤黨之獄起。其執彌堅。而此行彌勵。志雖不就。而忠有餘。故及其旣歿。而漢亦以亡。當是之時。天下聞其風。慕其義者。人人感慨奮激。至於解印綬。棄家族。骨肉相勉。赴死而不避。百餘年間。擅彊大。覬非望者。相屬皆逡巡。而不敢發。漢能以亡爲存。蓋其力也。孺子於時。豫章太守陳蕃。太尉黃瓊。辟皆不就。舉有道。拜太原太守。安車備禮。召皆不至。蓋忘己以爲人。與獨善於隱約。其操雖殊。其志於仁一也。在位士大夫。抗其節於亂世。不以死生動其心。異於懷祿之臣遠矣。然而不屑去者。義在於濟物故也。孺子嘗謂郭林宗曰。大木將顛。非一繩所維。何爲棲棲不皇寧處。此其意亦非自足於丘壑。遺世而不顧者也。孔子稱顏回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惟我與爾有是夫。孟子亦稱孔子可以進則進。可以止則止。乃所願則學孔子。而易於君子小人。消長進退。擇所宜處。未嘗不惟其時。則見其不可而止。此孺子之所以未能以此而易彼也。孺子姓徐名穉。孺子其字也。豫章南昌人。按圖記章水北經南昌城西。歷白社。其西有孺子墓。又北歷南塘。其東爲東湖。湖南小洲上有孺子宅。號孺子臺。吳嘉禾中。太守徐熙於孺子墓。墜種松。太守謝景於墓側立碑。晉永安中。太守夏侯嵩於碑旁立思賢亭。世世修治。至拓跋魏時。謂之聘君亭。今亭尙存。而湖南小洲。世不知其嘗爲孺子宅。又嘗爲臺也。予爲太守之明年。始卽其處。結茅爲堂。圖孺子像。祠以中牢。率州之賓屬拜焉。漢至今且千歲。富貴湮滅者不可稱數。孺子不出閭巷。獨稱思至今。則世之欲以智力取勝。

者非感歎。孺子墓失其地。而臺幸可考而知。祠之。所以示邦人以尙德。故并采其出處之意爲記焉。

唐荆川曰。此篇三段。第一段敘黨錮諸賢及孺子事。第二段比論二事。第三段敘作亭。

茅鹿門曰。推漢之以亡爲存。歸功於孺子輩。論有本末。

張孝先曰。東漢氣節最盛。然黨錮之禍。諸賢亦未免有過舉。朱子云。無益而有害。何苦委身以犯其鋒。彼未仕者亦奚以爲也。孺子誠高於人一等哉。

### 閩州張侯廟記

事常蔽於其智之不周。而辨常過於所惑。智足以周於事。而辨至於不惑。則理之微妙皆足以盡之。今夫推策灼龜。審於夢寐。其爲事至淺。世常尊而用之。未之有改也。坊庸道略。馬蠶貓虎之靈。其爲類至細。世常嚴而事之。未之有廢也。水旱之災。日月之變。與夫兵師疾癘。昆蟲鼠豕之害。凡一慝之作。世常有祈有報。未之有止也。金滕之書。雲漢之詩。其意可謂至。而其辭可謂盡矣。夫精神之極。其叩之無端。其測之甚難。而尊而信之如此。其備者。皆聖人之法。何也。彼有接於物者。存乎自然。世旣不得而無。則聖人固不得而廢之。亦理之自然也。聖人者。豈用其聰明哉。善因於理之自然而已。其智足以周於事。而其辨足以不惑。則理之微妙。皆足以盡之也。故古之有爲於天下者。盡己之智而聽於人。盡人之智而聽於神。未有能廢其一也。書曰。朕志先定。詢謀僉同。鬼神其依。龜筮協從。所謂盡己之智而聽於人。盡人之智而聽於神也。繇是觀之。則荀卿之言。以謂雩筮救日。小人以爲神者。以疾夫世之不盡在乎己者。而聽於人。不盡在

乎人者而聽於神其可也。謂神之爲理者信然則過矣。蔽生於其智之不周而過生於其所惑也。閬州於蜀爲巴西郡。蜀車騎將軍領司隸校尉西鄉張侯名飛字翼德常守是州。州之東有張侯之冢。至今千有餘年而廟祀不廢。每歲大旱禱雨輒應。嘉祐中比數歲連熟閬人以謂張侯之賜也。乃相與率錢治其廟舍大而新之。侯以智勇爲將號萬人敵。當蜀之初與魏將張郃相距於此能破郃軍以安此土可謂功施於人矣。其歿也又能澤而賜之則其食於閬人不得而廢也。豈非宜哉。知州事尙書職方員外郎李君獻卿字材叔以書來曰爲我書之。材叔好古君子也乃爲之書而以予之所聞於古者告之。

茅鹿門曰覽前大半篇曾公似薄張侯有不祀之意其所按經典以相折衷處雖有本領而予之意竊以張侯方其與關壽亭佐昭烈百戰以立帝業於蜀祭法所謂以勞定國則祀之者也恐須按此言爲正姑錄而存之以見子固自是一家言處。

張孝先曰政修人和則年豐歲稔固未盡爲張侯之賜但張侯合享廟祀似不必繁稱遠引謂神之爲理不足信也茅評謂以勞定國則祀之當矣。

撫州顏魯公祠堂記

贈司徒魯郡顏公諱真卿事唐爲太子太師與其從父兄杲卿皆有大節以死至今雖小夫婦人皆知公之爲烈也。初公以忤楊國忠斥爲平原太守策安祿山必反爲之備祿山旣舉兵與常山太守杲卿伐其後賊之不能直闕潼關以公與杲卿撓其勢也在肅宗時數正言宰相不悅斥去之又爲御史唐旻所搆。



連輒斥李輔國遷太上皇居西宮。公首率百官請問起居。又輒斥代宗時與元載爭論是非。載欲有所壅蔽。公極論之。又輒斥楊炎盧杞既相。德宗益惡公所爲。連斥之。猶不滿意。李希烈陷汝州。杞卽以公使希烈。希烈初慙其言。後卒縊公以死。是時公年七十有七矣。天寶之際。久不見兵。祿山旣反。天下莫不震動。公獨以區區平原。遂折其鋒。四方聞之。爭奮而起。唐卒以振者。公爲之倡也。當公之開士門。同日歸公者十七郡。得兵二十餘萬。繇此觀之。苟順且誠。天下從之矣。自此至公歿垂三十年。小人繼續任政。天下日入於弊。大盜繼起。天子輒出避之。唐之在朝。臣多畏怯觀望。能居其閒。一忤於世。失所而不自悔者寡矣。至於再三忤於世。失所而不自悔者。蓋未有也。若至於起且仆。以至於七八。遂死而不自悔者。則天下一人而已。若公是也。公之學問文章。往往雜於神僊浮屠之說。不皆合於理。及其奮然自立。能至於此者。蓋天性然也。故公之能處其死。不足以觀公之大。何則。及至於勢窮。義有不得不死。雖中人可勉焉。况公之自信也歟。維歷忤大奸。顛跌撼頓。至於七八。而終始不以死生禍福爲秋毫顧慮。非篤於道者不能如此。此足以觀公之大也。夫世之治亂不同。而士之去就亦異。若伯夷之清。伊尹之任。孔子之時。彼各有義。夫旣自比於古之任者矣。乃欲睠顧回隱。以市於世。其可乎。故孔子惡鄙夫。不可以事君。而多殺身以成仁者。若公非孔子所謂仁者歟。今天子至和三年。尙書都官郎中知撫州聶君某。尙書屯田員外郎通判撫州林君某。相與慕公之烈。以公之嘗爲此邦也。遂爲堂而祠之。旣成。二君過予之家而告之曰。願有述。夫公之赫赫不可盡者。固不繫於祠之有無。蓋人之嚮往之不足者。非祠則無以致其至也。聞其烈足以感。

人况拜其祠而親炙之者歟。今州縣之政非法令所及者。世不復議。二君獨能追公之節。尊而事之。以風示當世。爲注令之所不及。是可謂有志者也。

唐荆川曰。此文三段。第一段敍。第二段議論。第三段敍立祠之事。敍事議論處皆以捍賊忤奸分作兩項。而混成一片。絕無痕迹。此是可法處。

又曰。歐陽公於王彥章之忠則略之。而獨言其善出奇。曾子固於顏魯公之捍賊則略之。而獨言忤奸而不悔。此是文之微顯闡幽處。

茅鹿門曰。魯公之臨大節而不可奪處。凡四五。而曾公之文亦足以畫一而點綴之。令人讀之而泫然涕洟不能自己。

張孝先曰。子固謂魯公能處其死。不足以觀公之大。惟歷忤大奸。顛跌撼頓。終始不以死生禍福顧慮。非篤於道者不能。自是論人隻眼。而敍捍賊忤奸處。反覆慨歎。尤令人興起。至考公文章。未免雜於神僊浮屠之說。此子固之所以惜其學而美其天性也。

尹公亭記

君子之於己。自得而已矣。非有待於外也。然而曰疾沒世而名不稱焉者。所以與人同其行也。人之於君子。潛心而已矣。非有待於外也。然而有表其閭。名其鄉。欲其風聲氣烈暴於世之耳目而無窮者。所以與人同其好也。內有以得諸己。外有以與人同其好。此所以爲先王之道。而異乎百家之說也。隨爲州去京

師遠。其地僻絕。慶歷之閒。起居舍人直龍圖閣河南尹公洙。以不爲在勢者所容。謫是州。居於城東五里。開元佛寺之金燈院。尹公有行義文學。長於辨論。一時與之游者。皆世之聞人。而人人自以爲不能及。於是時尹公之名震天下。而其所學。蓋不以貧富貴賤死生動其心。故其居於隨。日考圖書。通古今爲事。而不知其官之爲謫也。嘗於其居之北阜。竹柏之閒。結茅爲亭。以芟爲嬉。歲餘乃去。旣去而人不忍廢。壞輒理之。因名之曰尹公之亭。州從事謝景平刻石記其事。至治平四年。司農少卿贊皇李公禹卿爲是州。始因其故基。增庠益狹。斬材以易之。陶瓦以覆之。旣成。而寬深亢爽。環隨之山。皆在几席。又以其舊亭峙之於北。於是隨人皆喜慰其思。而又獲遊觀之美。其冬李公以圖走京師。屬予記之。蓋尹公之行見於事。言見於書者。固已赫然動人。而李公於是又侈而大之者。豈獨慰隨人之思於一時。而與之共其樂哉。亦將使夫荒遐僻絕之境。至於後人見聞之所不及。而傳其名覽其迹者。莫不低徊俯仰。想尹公之風聲氣烈。至於愈遠而彌新。是可謂與人同其好也。則李公之傳於世。亦豈有已乎。故予爲之書。時熙寧元年正月日也。

茅鹿門曰。蘊思鑄辭。動中經緯。

張孝先曰。一起使識踞題巔。固非苟作。

### 墨池記

臨川之城東有地。隱然而高。以臨于溪。曰新城。新城之上有池。窪然而方以長。曰王羲之之墨池者。荀伯

子臨川記云也。羲之嘗慕張芝臨池學書。池水盡黑。此爲其故跡。豈信然邪。方羲之之不可強以仕。而嘗極東方出滄海。以娛其意於山水之間。豈有徜徉肆恣而又嘗自休於此邪。羲之之書晚乃善。則其所能蓋亦以精力自致也。非天成也。然後世未有能及者。豈其學不如彼邪。則學固豈可以少哉。况欲深造道德者邪。墨池之上。今爲州學舍。料授王君盛恐其不章也。書晉王右軍墨池之六字於楹閒以揭之。又告於鞏曰。願有記。推王君之心。豈愛人之善。雖一能不以廢。而因以及乎其迹邪。其亦欲推其事以勉其學者邪。夫人之有一能。而使後人尙之如此。况仁人莊士之遺風餘思。被於來世者如何哉。

茅鹿門曰。看他小小題。而結構卻遠而正。

張孝先曰。小中見大。得此意者。隨處皆可以悟學。

歸老橋記

武陵柳侯圖其青陵之居。屬予而敘以書。曰。武陵之西北有湖。屬於梁山者。白馬湖也。梁山之西南有田。屬於湖上者。吾之先人青陵之田也。吾築廬於是。而將老焉。青陵之西二百步。有泉出於兩厓之間。而東注於湖者。曰采陵之澗。吾爲橋於其上。而爲屋以覆之。武陵之往來有事於吾廬者。與吾異日得老而歸。皆出於此也。故題之曰歸老之橋。維吾先人遺吾此土者。宅有桑麻。田有秔稌。而渚有蒲蓮。弋於高而追。鳧雁之下。上。緝於深。而逐鱸鮪之潛。泳。吾所以衣食其力。而無愧於心也。息有喬木之繁蔭。藉有豐草之幽香。登山而凌雲。覽天地之奇變。弄泉而乘月。遺氛埃之溷濁。此吾所以處其息倦。而樂於自遂也。吾少

而安焉。及壯而從事於四方。累乎萬物之自外至者。未嘗不思休於此也。今又獲位於朝。而榮於寵祿。以爲觀遊於此。而吾亦將老矣。得無志於歸哉。又曰。世之老於官者。或不樂於歸。幸而有樂之者。或無以爲歸。今吾有是以成吾樂也。其爲我記之。使吾後之人有考以承吾志也。余以謂先王之養老者備矣。士大夫之致其位者。曰不敢煩以政。蓋尊之也。而士亦皆明於進退之節。無留祿之人。可謂兩得之也。後世養老之具。既不備。士大夫之老於位者。或擯而去之也。然士猶有冒而不知止者。可謂兩失之也。今柳侯年六十。齒髮未衰。方爲天子致其材力。以惠澤元元之時。雖欲遺章綬之榮。從湖山之樂。余知未能遂其好也。然其志於退也如此。聞其風者。亦可以興起矣。乃爲之記。

茅鹿門曰。文有古者詩人風刺之義。

張孝先曰。老而致仕。進退之節宜爾。稱柳侯歸老之樂。知止之義。所以風有位也。

### 越州趙公救菑記

熙寧八年夏。吳越大旱。九月。資政殿大學士右諫議大夫知越州趙公。前民之未饑。爲書問屬縣菑所被者。幾鄉。民能自食者有幾。當廩於官者幾人。溝防構築。可儆民使治之者幾所。庫錢倉粟。可發者幾何。富人可募出粟者幾家。僧道士食之羨粟。書於籍者其幾具存。使各書以對。而謹其備。州縣吏錄民之孤老。疾弱不能自食者。二萬一千九百餘人。以告。故事。歲廩窮人。當給粟三千石而止。公斂富人所輸。及僧道士食之羨者。得粟四萬八千餘石。佐其費。使自十月朔。人受粟日一升。幼小半之。憂其衆相蹂也。使受粟

者男女異日。而人受二日之食。愛其且流亡也。於城市郊野爲給粟之所。凡五十有七。使各以便受之。而告以去其家者勿給。計官爲不足用也。取吏之不在職而寓於境者。給其食。而任以事。不能自食者。有是具也。能自食者。爲之告富人。無得閉糶。又爲之出官粟。得五萬二千餘石。平其價予民。爲糶粟之所。凡十有八。使糶者自便如受粟。又僦民完城四千一百丈。爲工三萬八千。計其傭與錢。又與粟再倍之。民取息錢者。告富人縱予之。而待熟官爲責其償。棄男女者。使人得收養之。明年春大疫。爲病坊。處疾病之無歸者。募僧二人。屬以視醫藥飲食。令無失所時。凡死者。使在處隨收瘞之。法廩窮人盡三月當止。是歲盡五月而止。事有非便文者。公一以自任。不以累其屬。有上請者。或便宜多輒行。公於此時。蚤夜憊心力不少懈。事鉅細必躬親。給病者藥。食多出私錢。民不幸罹旱疫。得免於轉死。雖死得無失斂埋。皆公力也。是時旱疫被於吳越。民饑饉疾癘死者殆半。蓄未有鉅於此也。天子東向憂勞。州縣推布上恩。人人盡其力。公所拊循。民尤以爲得其依歸。所以經營綏輯。先後終始之際。委曲纖悉。無不備者。其施雖在越。其仁足以示天下。其事雖行於一時。其法足以傳後。蓋蓄疹之行。治世不能使之無。而能爲之備。民病而後圖之。與夫先事而爲計者。則有閒矣。不習而有爲。與夫素得之者。則有閒矣。予故采於越。得公所推行。樂爲之識其詳。豈獨以慰越人之思。將使吏之有志於民者。不幸而遇歲之蓄。推公之所已試。其科條可不待頃而具。則公之澤豈小且近乎。公元豐二年。以大學士加太子少保。致仕。家於衢。其直道正行。在於朝廷。豈弟之實在於身者。此不著。著其荒政可師者。以爲越州趙公救蓄記云。

茅鹿門曰。趙公之教菑。絲理髮櫛。無一遺漏。而曾公之記其事。亦絲理髮櫛。而無一不入於機杼。及其髻總。救菑者熟讀此文。則於地方之流亡。如掌股閒矣。

張孝先曰。救菑能使民徧受其恩。如趙公之躬親不懈。經畫周詳。蓋鮮也。其要皆出於豫。所稱先事而爲計。與夫素得之者。可以爲法矣。

### 清心亭記

嘉祐六年。尙書虞部員外郎梅君。爲徐之蕭縣。改作其治所之東亭。以爲燕息之所。而名之曰清心之亭。是歲秋冬。來請記於京師。屬余有亡妹殤女之悲。不果爲。明年春。又來請。屬予有悼亡之悲。又不果爲。而其請猶不止。至冬。乃爲之記曰。夫人之所以神明其德。與天地同其變化者。夫豈遠哉。生於心而已矣。若夫極天下之知。以窮天下之理。於夫性之在我者。能盡之。命之在彼者。能安之。則萬物自外至者。安能累我哉。此君子之所以虛其心也。萬物不能累我矣。而應乎萬物。與民同其吉凶者。亦未嘗廢也。於是有法誠之設。邪僻之防。此君子之所以齊其心也。虛其心者。極乎精微。所以入神也。齊其心者。由乎中庸。所以致用也。然則君子之欲修其身。治其國家。天下者。可知矣。今梅君之爲是亭曰。不敢以爲遊觀之美。蓋所以推本爲治之意。而且將清心於此。其所存者。亦可謂能知其要矣。乃爲之記。而道予之所聞者焉。十一月五日。南豐曾鞏記。

茅鹿門曰。此記與醒心亭記所謂說理之文。子固於諸家尤擅所長。

張孝先曰。不累於物而能應物。方非守寂之學。其於清心二字。大有擴充。曾公學有本原。於此可見。

醒心亭記

滁州之西南。泉水之涯。歐陽公作州之二年。構亭曰豐樂。自爲記。以見其名之意。旣又直豐樂之東。幾百步。得山之高。構亭曰醒心。使鞏記之。凡公與州之賓客者遊焉。則必卽豐樂以飲。或醉且勞矣。則必卽醒心而望。以見夫羣山之相環。雲煙之相滋。曠野之無窮。草樹衆而泉石嘉。使目新乎其所視。耳新乎其所聞。則其心灑然而醒。更欲久而忘歸也。故卽其所以然而爲名。取韓子退之北湖之詩云。噫。其可謂善取樂於山水之間。而名之以見其實。又善者矣。雖然。公之樂。吾能言之。吾君優游而無爲於上。吾民給足而無憾於下。天下學者皆爲才且良。夷狄鳥獸草木之生者。皆得其宜。公樂也。一山之隅。一泉之旁。豈公樂哉。乃公所以寄意於此也。若公之賢。韓子歿數百年而始有之。今同遊之賓客。尙未知公之難遇也。後百千年有慕公之爲人。而覽公之迹。思欲見之。有不可及之歎。然後知公之難遇也。則凡同遊於此者。其可不喜且幸歟。而鞏也。又得以文詞託名於公文之次。其又不喜且幸歟。

茅鹿門曰。未盡子固之長。然亦有典型處。

張孝先曰。豐樂亭記。歐公之自道其樂也。醒心亭記。子固能道歐公之樂也。然皆所謂後天下之樂而樂者。結處尤一往情深。

擬峴臺記



尚書司門員外郎晉國裴君治撫之二年。因城之東隅作臺以游。而命之曰擬峴臺。謂其山谿之形擬乎峴山也。數與其屬與州之寄客者游。而閒獨求記於予。初州之東其城因大丘。其隍因大谿。其隅因客土。以出谿上。其外連山高陵。野林荒墟。遠近高下。壯大閎廓。怪奇可喜之觀。環撫之東南者。可坐而見也。然而雨墮潦毀。蓋藏棄委於榛蕪蒨草之間。未有卽而愛之者也。君得之而喜。增甃與土。易其破缺。去榛與草。發其亢爽。繚以橫檻。覆以高甍。因而爲臺。以脫埃氛。絕煩囂。出雲氣。而臨風雨。然後谿之平沙漫流。微風遠響。與夫浪波洶湧。破山拔木之奔放。至於高梳勁觶。沙禽水獸。下上而浮沈者。出乎履舄之下。山之蒼顏秀壁。巔崖拔出。挾光景而薄星辰。至於平岡長陸。虎豹踞而龍蛇走。與夫荒蹊聚落。樹陰晻曖。遊人行旅。隱見而繼續者。皆出乎衽席之內。若夫雲煙開斂。日光出沒。四時朝暮。雨暘明晦。變化不同。則雖覽之不厭。而雖有智者亦不能窮其狀也。或飲者淋漓。歌者激烈。或覲觀微步。旁皇徙倚。則得於耳目與得之於心者。雖所寓之樂有殊。而亦各適其適也。撫非通道。故貴人畜賈之游不至。多良田。故水旱螟螣之藋少。其民樂於耕桑以自足。故牛馬之牧於山谷者不收。五穀之積於郊野者不垣。而晏然不知枹鼓之驚。發召之役也。君旣因其土俗。而治以簡靜。故得以休其暇日。而寓其樂於此。州人士女樂其安且治。而又得游觀之美。亦將同其樂也。故予爲之記。

茅鹿門曰。此記大略本柳宗元訾家洲。歐陽公醉翁亭等記來。

張孝先曰。景象歷歷如畫。而歸宿在民康物阜。上下同樂。有典有則之文。

學舍記

予幼則從先生受書。然是時方樂與家人童子嬉戲。上下未知好也。十六七時。闕六經之言。與古今文章。有過人者。知好之。則於是銳意欲與之並。而是時家事亦滋出。自斯以來。西北則行陳蔡譙苦睢汴淮泗。出於京師。東方則絕江舟漕河之渠。踰五湖。並封禺。會稽之山。出於東海上。南方則載大江。臨夏口。而望洞庭。轉彭蠡。上庾嶺。繇真陽之瀧。至南海上。此予之所涉世而奔走也。蛟魚洶涌。湍石之川。巔崖莽林。羶虺之聚。與夫雨暘寒燠。風波霧毒。不測之危。此予之所單游遠寓。而冒犯以勤也。衣食藥物。廬舍器用。箕筥碎細之閒。此予之所經營以養也。天傾地壞。殊州獨哭。數千里之遠。抱喪而南。積時之勞。乃畢大事。此予之所遭禍而憂難也。太夫人所志。與夫弟婚妹嫁。四時之祠。屬人外親之問。王事之輸。此予之所皇皇而不足也。予於是力疲意耗。而又多疾。言之所序。蓋其一二之指也。得其閒。時挾書以學。於凡爲身治人。世用之損益。考觀講解。有不能至者。故不得專力盡思。琢彫文章。以載私心難見之情。而追古今之作者。爲並以足予之所好慕。此予於自視而嗟也。今天子至和之初。予之侵擾多事故益甚。予之力無以爲。乃休於家。而卽其旁之草舍以學。或疾其卑。議其隘者。予顧而笑曰。是予之宜也。予之勞心。困形以役於事者。有以爲之矣。予之卑巷窮廬。穴衣糞飯。芑莧之羹。隱約而安者。固予之所以遂其志而有待也。予之疾則有之。可以進於道者。學之有不至。至於文章。生平所好慕。爲之有不暇也。若夫士堅木好。高大之觀。固世之聰明豪雋。挾長而有恃者所得爲。若予之拙。豈能易而志彼哉。遂歷道其少長出處。與夫好慕之心。

以爲學舍記。

王遵巖曰：此亦是先生獨出一體。在韓歐未有。然大意亦自醉翁亭真州東園二篇體中變出。又自不同也。

張孝先曰：朱子云：道者文之根本。文者道之枝葉。篇中所云：專力盡思琢彫文章以追作者，恐未爲見道之言。

南軒記

得鄰之萑地燔之。樹竹木灌蔬於其間。結茅以自休。翫然而樂。世固有處廊廟之貴。抗萬乘之富。吾不願易也。人之性不同。於是知伏閑隱。吾性所最宜。驅之就煩。非其器所長。况使之爭於勢利。愛惡毀譽之間邪。然吾親之養無以修。吾之昆弟。飯菽藿羹之無以繼。吾之役於物。或田於食。或野於宿。不得常此處也。其能無欲然於心邪。少而思。凡吾之拂性苦形而役於物者。有以爲之矣。士固有所勤有所肆。識其皆受之於天而順之。則吾亦無處而非其樂。獨何必休於是邪。顧吾之所好者遠。無與處於是也。然而六藝百家。史氏之籍。箋疏之書。與夫論美刺。非感微記遠。山鑿冢刻。浮誇詭異之文章。下至兵權歷法。星官藥工。山農野圃。方言地記。佛老所傳。吾悉得於此。皆伏羲已來。下更秦漢。至今。聖人賢者魁傑之材。殫歲月。億精思。日夜各推所長。分辯萬事之說。其於天地萬物小大之際。修身理人。國家天下治亂安危存亡之致。無不畢載。處與吾俱。可當所謂益者之友。非邪。吾窺聖人指意所出。以去疑解蔽。賢人智者所稱事引。

類始終之概以自廣。養吾心以忠。約守而恕行之。其過也。改趨之以勇。而至之以不止。此吾之所以求於內者。得其時則行。守深山長谷而不出者。非也。不得其時則止。僕僕然求行其道者。亦非也。吾之不足於義。或愛而譽之者。過也。吾之足於義。或惡而毀之者。亦過也。彼何與於我哉。此吾之所任乎天與人者。然則吾之所學者。雖博。而所守者可謂簡。所言雖近而易知。而所任者可謂重也。書之南軒之壁間。蚤夜覽觀焉。以自進也。

茅鹿門曰。子固所自爲學。具見篇中矣。

張孝先曰。南豐之學。殆所謂博觀衆說。以會其通者。故能所守簡。而所任重。讀南軒記。而知其過人遠矣。

### 鵝湖院佛殿記

慶歷某年某月日。信州鉛山縣鵝湖院佛殿成。僧紹元來請記。遂爲之記曰。自西方用兵。天子宰相與士大夫。勞於謀議。材武之士。勞於力農。工商之民。勞於賦斂。而天子嘗減乘輿掖庭諸費。大臣亦往往辭賜錢。士大夫或暴露其身。材武之士。或秉義而死。農工商之民。或失其業。惟學佛之人。不勞於謀議。不用其力。不出賦斂。食與寢自如也。資其宮之侈。非國則民力焉。而天下皆以爲當然。予不知其何以然也。今是殿之費。十萬不已。必百萬也。百萬不已。必千萬也。或彘彘而千萬之不可知也。其費如是廣。欲勿記其日時。其得邪。而請予文者。又紹元也。故云耳。

茅鹿門曰。公爲記佛殿。而卻本佛殿之所以獨得。劫民與國之財以自侈。亦是不肯放倒自家面目處。張孝先曰。學佛之人。不惟不供賦役。而且耗國病民。偏於記佛殿詳之。直爲捐棄人倫者發一深省。

### 思政堂記

尙書祠部員外郎集賢校理太原王君爲池州之明年。治其後堂北嚮。而命之曰思政之堂。謂其出政於南嚮之堂。而思之於此也。其冬。予客過池。而屬予記之。初。君之治此堂。得公之餘錢。以易其舊腐壞斷。旣完以固。不窘寒暑。闢而卽之。則舊圃之勝。涼臺清池。遊息之亭。微步之徑。皆在其前。平畦淺檻。佳花美木。竹林香草之植。皆在其左右。君於是退處其中。并心一意。用其日夜之思者。不敢忘其政。則君之治民之意。勤矣乎。夫接於人無窮。而使人善惑者。事也。推移無常。而不可以拘者。時也。其應無方。而不可以易者。理也。知時之變。而因之。見必然之理。而循之。則事者雖無窮。而易應也。雖善惑而易治也。故所與由之。必人之所安也。所與違之。必人之所厭也。如此者。未有不始於思。然後得於己。得於己。故謂之德。正己而治人。故謂之政。政者。豈止於治文書。督賦斂。斷獄訟而已乎。然及其已得矣。則無思也。已化矣。則亦豈止於政哉。古君子之治。未嘗有易此者也。今君之學於書。無所不讀。而尤深於春秋。其挺然獨見。破去前惑。人有所不及也。來爲是邦。施用素學。以修其政。旣得以休其暇日。乃自以爲不足。而思之於此。雖今之吏。不得以盡行其志。然迹君之勤如此。則池之人。其有不蒙其澤者乎。故予爲之書。嘉祐三年冬至日。南豐曾鞏記。

張孝先曰。王君能修其政。而又爲思政堂。以勤求民隱。則凡所欲與聚。所惡勿施者。當必有以得之也。朱子曰。去古既遠。而爲吏者。賦斂誅求之外。飽食而嬉。得此可以風矣。

僊都觀三門記

門之作。取備豫而已。然天子諸侯大夫各有制度。加於度則譏之。見於易禮記春秋。其旁三門。門三塗。惟王城爲然。老子之教行天下。其宮視天子或過焉。其門亦三之。其備豫之意。蓋本於易。其加於度。則知禮者所不能損。知春秋者所太息而已。甚矣其法之蕃昌也。建昌軍南城縣麻姑山僊都觀。世傳麻姑於此僊去。故立祠在焉。距城六七里。由絕嶺而上。至其處。地反平寬衍沃。可宮可田。其獲之多。與他壤倍。水旱之所不能災。予嘗視而歎曰。豈天遺此以安且食其衆。使世之衍衍施施。趨之者不已歟。不然。安有是邪。則其法之蕃昌。人力固如之何哉。其田入既饒。則其宮從而侈也。宜慶歷六年。觀主道士凌齊彙。相其室無不修。而門獨庳。曰。是不足以稱吾法與吾力。遂大之。旣成。託予記。予與齊彙里人也。不能辭。噫。爲里人而與之記。人之情也。以禮春秋之義告之。天下之公也。不以人之情易天下之公。齊彙之取予文。豈不得所欲也。夫豈以予言爲厲己也夫。

茅鹿門曰。曾公凡爲佛老氏輩題文。必爲自家門第。

張孝先曰。佛老之徒。不知大義。烏知所謂易禮春秋。故驕奢僭妄。無所不至。此昌黎之所以欲火其書。廬其居也。南豐此記。當是齊彙曉夢裏一聲晨鐘。

分寧縣雲峯院記

分寧人勤生而嗇施。薄義而喜爭。其土俗然也。自府來抵其縣五百里。在山谷窮處。其人修農桑之務。率數口之家。留一人守舍行饁。其外盡在田。田高下磽腴。隨所宜。雜植五穀。無廢壤。女婦蠶杼無懈人。茶鹽蜜紙竹箭材葦之貨。無有纖鉅。治咸盡其身力。其勤如此。富者兼田千畝。廩實藏錢。至累歲不發。然視捐一錢可以易死。寧死無所捐。其於施何如也。其閒利害不能以稊米。父子兄弟夫婦相去若弈碁然。於其親固然。於義厚薄可知也。長少挨坐里閭相講語。以法律意嚮小戾。則相告訐。結黨譁張。事關節以動視聽。甚者畫刻金木爲章印。摹文書以給吏。立縣庭下。變僞一日千出。雖笞扑徒死交迹。不以屬心。其喜爭訟。豈比他州縣哉。民雖勤而習如是。漸涵入骨髓。故縣令長佐吏比肩。常病其未易治。教使移也。雲峯院在縣極西界。無籍。徒不知自何時立。景德三年。邑僧道常治其院而侈之。門闥靚深。殿寢言言。棲客之廬。齋庖庫庾。序列兩旁。浮圖所用。鏡鼓魚螺鐘磬之編。百器備完。吾聞道常氣質偉然。雖索其學。其歸未能當於義。然治生事不廢其勤。亦稱其土俗。至有餘輒斥散之。不爲黍稷計惜。樂淡泊無累。則又若能勝其嗇施喜爭之心。可言也。或曰。使其人不汨溺其所學。其歸一當於義。則傑然邑人者。必道常乎。此予未敢必也。慶歷三年九月。與其徒謀曰。吾排蓬蘚治是院。不自意成就如此。今老矣。恐泯泯無聲。畀來人相與圖文字。買石刻之。使永永與是院俱傳。不可也。咸曰。然。推其徒了思來請記。遂來。予不讓。爲申其可言者。寵嘉之。使刻示邑人。其有激也。

茅鹿門曰。於雲峯院無涉。而意甚奇。

張孝先曰。文能不寤於題。未出脫僧道常處。仍不放鬆一筆。

### 萊園院佛殿記

慶歷八年四月。撫州萊園僧可栖。得州之人高慶王明饒傑。相與率民錢爲殿於其院成。以佛之像置其中。而來乞予文以爲記。初萊園有籍於尙書。有地於城南五里。而草木生之。牛羊踐之。求屋室居人焉。無有也。可栖至則喜曰。是天下之廢地也。人不爭。吾得之以老。斯足矣。遂以醫取資於人。而卽其處立寢廬。講堂。重門。齋庖之房。棲客之舍。而合其徒入而居之。獨殿之役最大。自度其力不能爲。乃使慶明傑持簿乞民間。有得輒記之。微細無不受。浸漸積。期月而用以足。役以旣。自可栖之來居。至於此蓋十年矣。吾觀佛之徒。凡有所興作。其人皆用力也。勤。刻意也。專。不肯苟成。不求速效。故善以小致大。以難致易。而其所爲無一不如其志者。豈獨其說足以動人哉。其上亦有智然也。若可棲之披攘經營。擔撫纖悉。忘十年之久。以及其志之成。其所以自致者。豈不近是哉。噫。佛之法固方重於天下。而其學者又善殖之如此。至於世儒。習聖人之道。旣自以爲至矣。及其任天下之事。則未嘗有勤行之意。堅持之操。少長相與語曰。苟一時之利耳。安能必世百年爲教化之漸。而待遲久之功哉。相薰以此。再歷千餘載。雖有賢者作。未可以得志於其間也。由是觀之。反不及佛之學者遠矣。則彼之所以盛。不由此之所自守者衰歟。與之記不獨以著其能。亦愧吾道之不行也已。



茅鹿門曰。此篇無它結構。只是不爲佛殿所困窘。便是高處。  
張孝先曰。用力勤。刻意專。不苟成。不速效。故能以小致大。以難致易。凡事皆然也。而學聖人之道者。反  
不及佛之學者。何歟。彼之盛。由此之衰。直是無窮感慨。有志斯道者。當知愧厲矣。



# 唐宋八大家文鈔卷之十六 曾文定公文

應舉啓

右鞏啓。伏念鞏材質淺陋。藝學荒蕪。讀聖人之經。未知大義。明當世之務。多泥舊聞。雖堅樹立之心。豈適通變之用。矧罹禍釁。屢抱憂哀。是以三遇文闈。一踰歲紀。足迹不游於場屋。姓名不著於鄉閭。僕僕東南。有衣食婚嫁之累。拘拘蚤夜。惟米鹽薪水之憂。今者側聽詔書。講求士類。顧私恩之可念。迫生理之難周。義不自皇。勢當強起。蓋以出而載質。無他業之可爲。仕以爲貧。亦古人之所處。遇高明之見照。殆否結之將通。伏以某官梁棟瓊材。琮璜茂器。發文章之素蘊。當仁聖之盛期。忠言嘉謀。施之有効。流風善治。所至可傳。喜獎士倫。助成世教。况親承於著令。方序別於羣材。藐是羈孤。最爲滯拙。仰遵舊禮。敢忘桑梓之恭。輒進曼辭。庶當雞鶩之贄。察其素學。采以寸長。盡繫及物之仁。惟俟至公之賜。

張孝先曰。三遇文闈。一踰歲紀。足迹不游場屋。可見曾公難進之義。

謝杜相公啓

伏念鞏志雖策礪。性實滯頑。行不足比古之人。材不足適時之用。居常齟齬。動輒困窮。往以孤生而蒙收接。又遭大故而被救存。非常之恩德所加。空知感激。無用之技能素定。曷有報償。至於數千里之閒。三四年之後。去冬之首。方能屬思。以爲書積日之勤。庶或因辭而見意。不謂使者至門之日。正值相君失子之

初遠瀆高明。已難期於省覽。况逢哀惻。豈能必於薦聞。因此復憂懇悃之誠。無由自達。視聽之側。雖推心之遠。大寧責禮於賤微。然義未足以論酬。而言又不得以敘謝。其爲私計。豈敢自皇。伏惟相公當世表儀。本朝柱石。許還私第。聖意雖優於大臣。召用安車。人心素望於元老。伏祈上爲邦國。善保寢興。

張孝先曰。敘情曲折。短啓之最佳者。

回傅侍講啓

鞏啓。伏審祇膺詔檢。入奉經筵。伏惟慶慰。伏以某官秉德粹沖。受材閎廓。邁盛辰而開迹。席臚仕以陞華。善政流風。已推行於民上。高文大策。久聳動於朝端。果允僉言。特膺迅用。從容帝幙。方演暢於微言。密勿禁林。佇裁成於明命。自聆拜寵。方念騰書。辱見獎於舊游。遽先流於華問。欣愉感幸。交集悃誠。

張孝先曰。雅令不縛。

代人謝余侍郎啓

右某啓。伏念某歸而閑處。時所背馳。分功名之無期。嗟志意之空大。言當世之事。懼尙口而更窮。求後人之知。因著書而自見。疏闊已甚。抵棄未能。輒布聽聞。方虞訶譴。屬小兒之過拜。辱餘論之見存。指瑾掩疵。大爲之地。憫窮悼屈。勤出於衷。省枯槁之姿。力乖報德。激衰殘之氣。感欲忘身。瞻風采之負遙。役魂神而飛去。尙當益壯。以塞誤知。

張孝先曰。雖是代人作。而子固之身分如見。

與劉沈龍圖啓

右鞏啓。伏念鞏方抱憂哀。且多疾病。貧不得已。則俗事皆當自某。旅無所容。則世人誰肯見恤。今者伏遇知府龍圖給事愷悌成德。勸勉爲懷。忘後進之至微。假溫顏而與接。知其孤立。念其數奇。謂其有詩書之勤。則曲加於獎待。謂其有衣食之累。則特甚於矜憐。且使受田之獲安。實由爲地之至大。在甘旨有毫髮之助。於子弟乃丘山之恩。況此餘麻。可均敵族。雖遠台坐。常注愚心。復得交游之傳。愈知意愛之厚。非自土石。豈不激昂。粗知古今。可勝感勵。恨常迷塞。曷用報償。而方先人之葬送未成。偏親之奉養多乏。四弟懷仰哺之託。九妹有待年之期。凡糜敵於秋毫。皆經營於方寸。顧惟私計。常議遠游。世俗險難。豈諳嘗之不熟。性靈疏拙。實齟齬之可憂。未卜趨承。更增慕戀。

張孝先曰。忘後進之至微數語。可爲扶進學者之法。

謝解啓

伏覩解文。首蒙舉選。伏念鞏才非卓越。識匪該通。素志慕乎古人。故時情之所背。虛名聞於當世。故衆忌之所排。患難艱危。流離頓挫。孰有至孤之迹。敢萌希進之心。願生理之難周。迫私衷之可念。舉而干祿。誠匪素懷。仕以爲貧。竊將自比。是以聞詔之出。負笈以來。豈意片文。首塵高選。以至天倫之薄陋。子黨之空疏。皆自單平。得蒙收齒。追惟會合。亦有端原。此蓋伏遇某官崇獎士倫。助成世教。以虹蜺之光而披飾。以律呂之氣而吹噓。致此屯窮。階於振發。敢不勉增素學。益勵前修。庶全必勝之名。以答至公之賜。謹奉啓

陳謝。

張孝先曰。志慕古人。名聞當世。干祿非素懷。爲貧竊自比。子固立身。固超然於應舉之外者。其衷情可想。

回李清臣范百祿謝中賢良啓

右鞏啓竊以設科以求特起之材。發策以訪可行之論。是惟高選。果得異能。伏以賢良某。官志敏以強詞。嚴而瞻。迹前世之事。而博極羣書。議當今之宜。而常引大體。及親承於聖問。遂絕出於時髦。方喜聞風。遽蒙枉記。仰惟謙抑之過。第集感銘之深。

張孝先曰。博羣書易。引大體難。合二句看。方得對策之宜。非漫爲稱讚者。

回人謝館職啓

伏審試藝禁林。陞華儒館。伏惟慶慰。伏以都官學士。英材傑出。玉璞混成。遭時運之光華。奮文章之溫雅。第榮科於祕殿。早邁等倫。陞膺仕於本朝。薦騰譽望。較雕龍之麗藻。利架鼇之秘局。果被明縉。式符輿頌。方展騰書之好。遽蒙削牘之私。仰服謙撝。退深感戢。

與北京韓侍中啓

右鞏啓。伏念鞏願以諸生。守茲劇郡。撫敝封之云始。望仁境以非遙。恨無羽翼之飛馳。與操几杖。欲以緘滕之託寓。聊布腹心。然而治獄訟之浩煩。振紀綱之弛壞。覺形勞之少暇。信材短以難周。致是懇誠。稽於

進達屬高秋之在序。惟坐鎮之多餘。必有祺祥。來寧動履。伏以留守司徒太師侍中。著龜四海。柱石三朝。有太平之功。周公之所以勤王室。有純一之德。伊尹之所以格皇天。固已書在宗彝。藏之盟府。而乃以退爲進。處上用謙。自避遠於煩機。久淹回於外服。宜從巖石之望。趣正袞衣之歸。敢冀上爲宗祊。善綏寢饋。

二

鞏啓。伏念鞏習吏非長。得州最劇。耗神明於簿領。疲精思於追胥。尙恃餘庥。幸無曠事。然而塞茅心而已。甚飾竿牘。以未遑。故魂爽雖驚於門闥。而候問不通於幕府。仰察明恕。終賜矜容。今者北土早霜。晏陰始肅。伏惟順天時之常序。養浩氣之至和。神明所依。福祿來萃。恭以司徒太師侍中股肱三世。龜鑑四方。勤勞著於邦家。功德施於社稷。方且斂嘉謀於一面。鬱郡望者五年。郭令之繫安危。素形公論。周公之爲左。右宜冠本朝。華夏蠻貊之傾心。昆蟲草木之望賜。豈伊蕞質。獨注微誠。伏惟上爲宗祊。善調寢饋。

張孝先曰。妙在措語質。

回許安世謝館職啓

右鞏。伏審顯承詔檢。進踐書林。伏惟慶慰。國家聚四部之書。藏之秘近。擇一時之俊。任以校讐。映朝序以甚清。簡土心而滋厚。恭以檢正學士學深而富。識大以明。擢平津於廷中。蔚爲首選。賴王祥於海上。休有治功。天衢寢亨。時望攸屬。遂膺給札之召。來賁登瀛之游。侍從邇班。廟堂大任。自茲而往。計日可期。承遠覲於珍函。第仰懷於謙德。

賀韓相公啓

右鞏啓。伏審入膺典冊。首秉鈞衡。凡在生靈。孰不慶幸。伏以史館相公。言爲著蔡。行應準繩。仔肩一德之純。弼亮三朝之盛。君牙之纘。舊服世濟忠勞。吉甫之憲。萬邦身兼文武。果還柄用。復冠中台。茂惟拔出之材。素蘊非常之略。方且誼形王室。盡邴魏之謀謨。澤潤生民。本蕭曹之清靜。遂長生於百姓。付衆職於羣能。躋世太和。與人休息。使雨暘寒燠。罔不從時。草木蟲魚。皆當蒙惠。聲教可加於異俗。功名必紀於無窮。鞏一去朝行。六更歲序。顧茲舊物。自慚簪屨之微。保是孤生。方賴陶鈞之賜。其爲忻忭。實倍等倫。

襄州與交代孫頌啓

右鞏。伏念講聞譽望。積有歲時。歷下分符。已出吏部之後。漢南守土。又居仁政之前。惟事契之稠重。實愚冥之幸會。比於道路。始接光儀。蒙特異於眷存。仍曲加於燕勞。論情至厚。曾何謝於古人。處義甚高。固可敦於薄俗。遠離未久。感戀交深。諒惟得日之良。甫及下車之始。頒條多預。納福甚隆。伏惟知府少卿。積學內充。懷材閒出。久更當世之用。自結明主之知。高冠兩梁。入綴班於九列。輕車駟馬。出按部於百城。方圖閒燕之宜。自請蕃宣之使。佇膺詔召。不待歲成。更惟上爲廟朝。善綏寢饋。禱頌之至。序述寧殫。

洪州到任謝兩府啓

伏念鞏天與樸愚。衆知凡近。材不堪於施設。動輒乖宜。學多失於變通。理難應用。久與游於儒館。仍有列於朝紳。適當千載之期。曾乏一毫之補。旣不能明國家遠大之體。爲上建言。又未知究鄉閭委曲之情。與



民興利。七移歲序。四易外官。坐尸祿廩之優。寂無稱効。幸屬章程之備。得以持循。茲蒙補郡之恩。俾遂使親之請。望故鄉而接壤。與仲弟以連城。及是忝踰出於假借。此蓋伏遇某官心存博愛。量極兼容。簪履之微。未忘於舊物。陶鈞之大。不閒於孤生。曲致公言。俾諧私計。惟盡承流之分。庶裨造物之仁。過此已還。未知所措。

張孝先曰。明國家遠大之體。爲上建言。究鄉閭委曲之情。與民興利。此四句公之所以自謙者。乃其所以自矢者歟。讀其文自知之。

### 賀東府啓

右鞏啓。伏覩十月二十三日麻制。伏審史館相公登庸。天下幸甚。伏惟史館相公言爲著蔡。行應準繩。兼文武之閎材。富天人之奧學。神祇幽贊。遭聖賢相得之時。夷夏聳觀。備君臣咸有之德。果絲樞軸。首秉鈞衡。竊惟不世之姿。深達當今之務。必且開公平之路。以序進羣能。銷壅蔽之萌。以廣延衆論。以寬大爲拯救。瘡痍之要。以安靜爲休息。疲瘵之端。紕聚斂之無名。偃甲兵而不用。果推此道。以澤吾民。食味別聲之倫。舉皆受賜。殊鄰絕黨之俗。孰不嚮風。福祿可等於邱山。功名必永於金石。鞏早游牆屏。幸遇陶鎔。齟齬餘生。始免擠排之患。零丁滯迹。漸期亨泰之來。想望門闌。以忻以躍。

### 賀塞周輔授館職啓

右鞏啓。竊審奉被詔函。進登史觀。伏惟慶慰。竊以安撫運使學士材資秀特。識度淹沖。富華國之懿文。抱

據經之宿學。一人嗟異。欲相如之。同時多士推先。服桓榮之稽古。果由時望。特被朝恩。流馬木牛。方佐中都之費。金匱石室。遂窺廣內之書。竊惟寵數之行。茲實要塗之漸。佇躋法從。敦協僉言。鞏獲在下風。側聞成命。分符海徼。幸依德庇之餘。寓直書林。更託雋游之末。其爲欣慶。曷可縷陳。

回泉州陳都官啓

右鞏啓。竊審祇奉茂恩。進陞寵秩。伏惟慶慰。竊以知府都官周材經務。令德鎮浮。席廡仕以彌優。簡清衷而有素。循良之政。已洽於民謠。恬退之風。足用於世教。果膺異數。進陟名曹。側聆成命之行。方竊同聲之喜。豈期厚眷。特枉長牋。載規謙抑之辭。但切感銘之懇。

明州到任謝兩府啓

右鞏啓。伏奉敕命。授前件差遣。已於正月二十五日到任。上訖。伏念鞏才無遠用。學殆小知。誤蒙假器之恩。愧乏當官之効。屬時秦豫。遇上休明。欲治之心。負追於三代。非常之且。特起於千齡。顧是孤生。最爲遠迹。雖逢辰之難得。獨揣己之無堪。故羣材銜鬻之初。未始自陳於薄技。而衆論騁馳之際。何嘗驟預於半辭。鑄銖動謹於成規。毫髮敢萌於私見。以茲循分。庶獲寡尤。然而一去本朝。六祗外服。十年荏苒。未諧拱極之誠。萬里周流。尙負循陔之念。當至仁之平施。亦微物之可哀。茲者方抵詔以在塗。復析符而假守。惟四明之窮裔。處百粵之東偏。浮海之航。鼎來於遠國。踐山之築。益起於堅城。猥出選掄。冒應寄屬。此蓋伏遇某官輔成世教。樂育士倫。陰推覆護之私。每借吹噓之力。致茲頑鈍。與在甄收。然而察無他惡之賜。方

賴兼容之度。草芥之質。使遂於向陽。菽水之懽。許伸於反哺。盡待曲成之賜。俯厭難止之情。誓在糜捐。用酬鈞播。

賀趙大資致政啓

右鞏啓。竊審進秩宮朝。歸榮里閭。伏惟慶慰。恭以致政宮保大資言爲著蔡。行應準繩。肩一德以在躬。歷三朝而遇主。讜言大論。著在朝堂。善政流風。被於藩服。引年求謝。抗疏彌堅。屢降德音。方倚老成之重。難回壯節。閱有官職之勞。躡陞儲案之華。退遂家居之樂。門開祖帳。衆歎大夫之賢。庭列賜車。自知稽古之力。惟能諧於素志。實何愧於昔人。鞏密荷陶鈞。與游門館。觀大賢出處之迹。足勸士倫。知儒者進退之宜。敢忘師慕。其爲忻躍。倍萬等儔。

亳州到任謝兩府啓

右鞏啓。蒙恩授上件差遣。已於今月十六日到任上訖。伏念鞏少雖好學。長乏異能。燭理甚疏。蓋聰明之難強。受材素薄。顧齒髮之已衰。誤竊寵靈。叨塵器使。茲者緣避親之著令。蒙易地之推恩。距畿甸以非遙。就庭闈而甚便。夫何蕞質。迺爾冒居。此蓋伏遇某官以廣愛之心。而輔成世教。以并容之度。而獎育士倫。致是顛愚。及於推齒。慰倚門之望。已出於埏鎔。謝推轂之言。敢忘於策勵。庶收薄效。仰答誤知。過此已還。未知所措。

到亳州與南京張宣徽啓

右鞏啓。蒙易近藩。獲隣樂境。雖未得就諸生之列。請益於詩書。然足以聞長者之風。仰高於道誼。始敢通牋。記參候之禮。庶幾將心誠。饑渴之勤。載省孤蒙。實爲幸會。今者杪秋伊始。嚴氣將升。仰惟吐納之宜。無爽燕閒之喜。伏惟某官。言爲著蔡。行應準繩。茂勤烈於二朝。聳儀刑於四海。仲山之明且哲。宜保令名。魯公之壽而臧。永膺全福。更冀上爲邦國。善保寢興。禱頌之誠。敘陳罔既。

回陸佃謝館職啓

右鞏啓。伏審祗膺詔檢。入踐書林。伏惟慶慰。伏惟侍講學士。敏識兼人。英辟華國。翰林子墨之賦。蚤擅雄名。玉杯繁露之篇。多明大義。豈獨坐收於士望。固能自結於主知。特啓書筵。密鄰禁戶。凡將急就之字。已賴發明。廣內石室之藏。更資是正。茲惟異選。奚測遠塗。方喜託於餘光。遽先承於華問。曄如黼藻。實駭於彌文。沛若江河。更欽於善下。其爲感幸。曷罄敷陳。

與定州韓相公啓

右鞏啓。伏念鞏轉走江湖。推移歲月。望門牆而旣遠。通書問以無緣。茲者蒙易近藩。匪遙台席。雖未得就諸生之列。請益於詩書。猶足以聞長者之風。仰高於道誼。始敢修牋。記參候之禮。庶幾將心誠。饑渴之勤。載省孤蒙。實爲幸會。屬晏陰之在序。當嚴氣之方升。仰惟吐納之宜。無爽燕閒之喜。伏惟判府相公。言爲著蔡。行應準繩。茂勞烈於三朝。聳儀刑於四海。韓侯之幃。革金厄。暫殿方維。周公之袞衣。繡裳。佇還鈞軸。更冀上爲邦國。善保寢興。禱頌之誠。敘陳罔既。

賀韓相公赴許州啓

右鞏啓。伏審遠持信瑞。入奉清閑。假泰筮以諏辰。命館人而飭駕。百靈奔衛。宜無陟降之勞。六氣節宣。當遂神明之適。伏以判府相公。材爲人傑。行備天常。出堯舜之盛時。紹章平之慶閱。忠純之操。簡注於三朝。愷悌之風。儀刑於四海。比較廟堂之任。少留藩輔之雄。力抗至言。屢辭於榮祿。眷求舊德。方屬於上心。用均邊鄙之勤。使易鄉邦之便。儻革金厄。已嚴入覲之裝。袞衣繡裳。行允公歸之望。佇膺典冊。首秉鈞衡。鞏處世多奇。誤知最久。持心素厚。未忘墜屨之微。引脰永懷。已動埽門之喜。更冀上爲宗社。善保寢興。

授中書舍人謝啓

右鞏伏蒙制命。授前件官者。竊以贊爲明命。資討論潤色之工。服在從官。備諏度詢謀之用。屬非常之興運。經不世之大猷。方追三代之風。以建一王之法。其於講求體要。討正典章。出獨斷之淵深。號積年之希闕。所以訓齊羣下。播告四方。非究極於人文。曷宜明於上意。矧參獻納。尤慎揀掄。如鞏者。識慮少通。襟靈多蔽。徒恐墮於先緒。頗能昧於經言。有顯愚好古之心。自知迂散。無廣博爲人之學。分甘棄捐。顧齒髮之已衰。困風波而且久。晚逢真主。獨賜誤知。取於寡與之中。假之踰涯之寵。俾專史法。非薄質之能堪。遂掌訓詞。豈設能之可稱。况策名於近要。預責實於論思。揣己以慚。瘵官可畏。何緣致此。固有繇然。茲蓋伏遇某官翼亮天功。彌綸庶務。仁接於物。每樂育於時材。誼在承君。故旁招於衆俊。致茲頑鈍。獲備甄收。惟殫許國之誠。彌堅素志。庶達知人之遇。不在他門。

張孝先曰。先頌君恩。後申私意。固立言之體。

賀提刑狀

右。伏審祇奉詔恩。總持使務。伏惟慶慰。伏以提刑屯田躬高明之德。席熙盛之期。起收科榮。光映朝序。發明吾道。則有文章之深淳。推行當時。是爲治行之尤異。果膺迅用。以允僉言。自江之東。握節而使。固將粹美於風俗。豈特是正於刑書。不次之陞。爲端於此。鞏獲分郡寄。得與公麻。幸喜之深。敘陳罔既。

太平州回轉連

右。鞏伏念鞏夙惟孤質。最荷誤知。屬仗節以來。思得通名而覲止。辱爲殊禮。尤出過恩。委曲拊循。丁寧顧訪。軫艱難於卽路。則許之假寵於舟楫。憫匱乏於騰裝。則期以致憐於教墨。側思寒陋。何用克堪。聚集感慚。豈勝指數。去違再宿。懷嚮兼年。伏惟通久。禱於萬靈。享洪休於百順。竊以運使郎中受材閎廓。經德粹冲。布盛府之詔條。樹外臺之風蹟。洽於人望。簡在天心。行被命書。卽膺遠用。伏惟順遵氣節。安養寢興。

太平州與本路轉連狀

右。鞏啓。伏念更移歲序。阻越道途。音塵莫及於賓階。書問不通於記室。飛馳精思。後仰風威。伏惟順履川流。安行舟御。享神明之協相。具福祿之來成。伏以運使郎中德紹家聲。材周世用。雋望傾乎天下。壯猷藹於朝端。建使者之節旄。宣揚惠澤。佐大農之計策。蕃長貨財。拊勞烈以甚隆。席寵靈而宜厚。矧膺詔召。以協輿言。伏惟上爲朝廷。善綏寢饋。

越州賀提刑夏倚狀

右鞏。伏審祇奉詔封。榮分使節。伏惟慶愜。伏以提刑屯田。抱材精敏。涵德粹溫。文章爲國之光華。治行迺時之表則。輟於朝著。處以使臺。士望藹然。時名籍甚。官用視年之豐耗。已實倉儲。邦刑以世而重輕。矧清獄繫。使仁聲之既洽。則歸訟之可無。然後入奉命書。進升法從。在於公議。實允輿情。鞏於此備官。云初託庇。喜趨風之甚邇。諒考履之惟和。更冀副上倚毗。順時調護。其爲禱頌。曷究敷陳。

賀轉運狀

伏審祇奉詔封。就更使節。伏惟慶慰。伏以運使司封。受材閎遠。植性粹冲。風猷爲世之表儀。治行迺時之軌則。果用祥刑之最。來分將漕之權。威名已動於連城。惠術行周於比戶。豈止調盈虛於歲計。內足邦儲。方且知緩急於人情。下流主澤。然後進陪侍從。入奉詢謀。在公論以猶稽。實輿誠之所繫。鞏備官於此。託庇云初。將承望於餘光。但忻愉於懦思。屬祁寒之在序。諒福履之保和。敢冀上爲朝廷。善調興寢。禱頌之至。敘述奚周。

賀杭州趙資政冬狀

右鞏。竊以布律而候。氣萌動於黃宮。立表以須。景長至於南極。伏惟知府資政受材閎廓。含德粹純。壯京國之大猷。儕格天之盛業。履茲令序。茂集休祺。典冊袞衣。矧履三公之位。旂常鼎鼐。當傳萬世之功。鞏祇服官箴。遠違門著。素積依歸之望。彌深禱頌之勤。

賀北京留守韓侍中正旦狀

右鞏伏以歲起於東。茂對三陽之盛。物生於震。聿開萬化之端。伏惟某官行應中和。道含純粹。屬四方之  
係望。簡三后之眷懷。德爲民彝。故稱宗廟之器。功在王室。是爲社稷之臣。順履昌期。具膺繁祉。佇奉承於  
典冊。復登翊於巖廊。鞏限守印章。阻趨牆屏。仰望威重。不任禱頌之至。

賀鄆州邵資政改侍郎狀

右鞏竊審祇被明縉。進陞寵秩。伏惟慶慰。伏以安撫資政。侍郎材經世務。文擅國華。攀日月之高衢。踐機  
衡之要地。方兼榮於祕殿。用均逸於价藩。屬時靖嘉。維上豫動。訪昔遊於博望。懷舊學於甘盤。迺陞宗伯  
之聯。居貳卿曹之重。惟隆名異數之錫。已絕當時。固元勳盛德之殊。豈稽圖任。佇還柄用。式允輿情。馳慶  
末繇。依歸滋劇。

襄州回相州韓侍中狀

右鞏僻守陋邦。遠違嚴屏。永言嚮慕。但傾茅塞之心。自便退藏。莫馳竿牘之問。敢期賜教。出自過思。形意  
愛之拊循。枉題評之獎引。譬如寒谷。幸蒙六律之吹。有若秋毫。遂借千鈞之重。祕藏巾衍。銘鏤肺肝。惟偃  
息於便藩。素充盈於浩氣。百神所相。萬福來綏。伏以司徒侍中行。應準繩。言爲著蔡。肩一心之忠誼。弼三  
后之謀謨。安社稷之元功。傳於竹帛。被華夷之盛德。布在管絃。方且辭鈞軸於廟堂。擁旌幢於鄉國。然而  
人詠方叔。克壯元老之猷。時思謝安。出慰蒼生之望。宜就贊書之拜。佇諧華袞之歸。



回樞密侍郎狀

右鞏啓。伏念鞏久茲外補。利在退藏。一切不爲京師之書。以此亦疏左右之間。分當棄置。理絕收憐。豈期尙記於姓名。特賜親紆於翰墨。處大寒而不變。乃知松柏之堅。兼庶類而並容。則維江漢之廣。孤懷易感。重誼難忘。但注仰於門闈。實鏤銘於肺腑。今者景風扇物。畏日御纏。伏惟襄贊萬機。順膺百福。敢覲上爲邦國。善保寢興。禱頌之誠。指陳難旣。

回亳州知府諫議狀

右鞏。伏念自違牆屏。浸易歲時。比潛伏於外邦。久棄捐於人事。雖嚮往之意。不暫弭忘。而參動之勤。至於曠絕。敢謂曲敦雅舊。尙記庸虛。賜勞問於華牋。致愍勤於親筆。文如黼藻。加一字以爲榮。操若松筠。貫四時而不改。以慙且感。欲報奚言。今者竊審固避機衡。出臨屏翰。始敢瀝茅心之至懇。具竿牘之常儀。少贖曠疏。覬蒙開察。蓋天時之迭運。屬春令之方行。伏惟開閣之初。偃藩甚樂。休有神明之助。茂臻福履之宜。鎮撫名城。暫屈承流之寄。旋歸宰路。矧膺圖舊之求。更惟上爲宗祊。善調寢饋。禱頌之至。但切下情。

回運使郎中狀

右鞏啓。伏念鞏仰高所至。馳思爲深。戀勢之殊。屬書以進。枉遇恩之特厚。流華問以見存。文辭爛然。意氣勤甚。雖德心之大。遺名秩以自謙。而士品之微。顧材資而安稱。其爲佩服。曷罄指陳。急景云初。祁寒將盛。伏惟遵道塗之易。詢采於風謠。察閭里之勤。布行於德惠。神靈所護。福祿攸宜。恭以運使郎中材足兼人。

志存及物。出高明之慶族。接熙洽之盛期。通班於朝。揭節而使。自簿書期會之纖悉。莫不注心。至山巖窟穴之幽深。舉皆受賜。足以救一時之敵。故能得萬事之宜。休聲所歸。遠用行及。伏惟遵時之順。養氣以恬。庶允輿人之情。不違拙者之望。

到任謝職司諸官員狀

右鞏。比者祇命守邦。涓辰視事。維是孤蒙之質。幸依庇冒之餘。竊鞏才不逮人。學多泥古。久備官於冊府。徒竊食於絜朝。茲假便藩。實緣私請。伏遇某官體仁爲任。充美在躬。素自結於主知。方出宣於使指。斂時利澤。播在東南。籍甚休聲。洽於中外。顧忝屬城之任。實諧德宇之依。尙阻參承。但深欣忭。

福州回曾侍中狀

右鞏。伏念自遠門闈。薦更時序。顧茲艱拙。利在退藏。雖有心誠嚮往之勤。而無書記候問之禮。敢期眷與。特賜誨存。獲承黼藻之褒。彌見松筠之操。其爲感激。但切銘藏。屬凝沍之在辰。惟燕閒之均福。伏以致政。太傅侍中。素推人傑。蚤代天工。意誠心正。而家齊已儀。刑於王室。功成名遂。而身退。遂表則於士倫。聊曼衍以窮年。坐優游而進道。矧臧孫之有後。繼周公之拜前。阿衡之格於天。書載君臣之德。司徒之善其職。詩稱父子之功。方賴壯猷。陰裨至治。更冀上爲邦國。善保寢興。禱頌之誠。不勝懇悃。

移亳州回人賀狀

右鞏。比緣懇請。得假善藩。旣諧竊祿之私。實獲事親之便。慙無善政。可稱厚恩。豈謂某人。特枉緘封。曲垂

獎錄言爲黼藻飾陋質以爲榮操若松筠處大寒而不變其爲感愧曷盡指陳惟溽暑之方隆諒燕居之多適更祈保攝用佇遷陞。

### 東府賀冬狀

右鞏伏以氣動於微升一陽而方長物資其始萌萬寶於將亨伏惟某官行蹈中庸業存久大爲生民之著蔡任王室之股肱四岳之亮天工其凝庶績百揆之熙帝載攸敘彝倫茂對休辰具膺繁祉鞏方祇官次阻詣門闌。

### 西府賀冬狀

右鞏伏以物資其始萌萬寶於將亨氣動於微升一陽於方長伏惟某官業存久大行蹈中庸爲著蔡於生民任股肱於王室共武之服久專總於樞機秉國之均佇首當於衡軸對休辰而茂協膺繁祉以具宜鞏限此守邦未緣爲壽。

### 回人賀授史館修撰狀

右鞏誤被上恩進專史事顧慙孤陋曷稱選掄伏念鞏齒髮蚤衰材質素薄差池一紀久流落於風波推徙七州寢沈迷於簿領詎期皓首獲奉清光拔於多士之中寵以非常之遇惟彞朝之盛典垂列聖之洪名宜得異能使之實錄豈伊鄙鈍可盡形容懼莫副於簡求方內懷於兢愧敢意眷思之厚特迂慶問之勤矧獎飭之踰涯俾寅緣而借重其爲感幸難旣敷陳。

張孝先曰。南豐久徙外州。淡於進取。及是加史館修撰。專典國史。時蓋已老矣。故其言特悽惋。

回人賀授舍人狀

右鞏啓。叨奉制恩。進登詞掖。誤蒙任屬。私積兢慙。鞏器識少通。性資多蔽。非有爲人之學。徒堅好古之心。矧齒髮之已衰。困風波而且久。晚逢真主。獨賜重知。取於寡與之中。假以踰涯之寵。甫專史筆。遂掌訓辭。惟清切之近班。實論思之要地。方驚冒處。良用愧顏。未遑削牘之勤。遽辱騰書之貺。其爲感佩。曷罄敷陳。張孝先曰。學非爲人。心堅好古。此南豐一生立腳處。文之傳世而行遠。豈偶然哉。